老峰集 御

書
行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書

上伯氏

寄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答符叔

寄符叔

答符叔

答符叔

答符叔

答符叔

答符叔

寄符叔

寄符叔

寄符叔

寄兒
答兒
寄兒
寄兒
答兒
答兒
答從子鎭夏鎭周
寄從子鎭夏鎭周
答從子鎭周鎭魯
答從子鎭周鎭魯

答洪勗重模重楷

答洪勗重楷

答洪勗

答洪勗

答洪勗

答洪勗

答洪勗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徐載邇 必遠 壬寅

昨日院座措語之間似未致詳傳示四外得無大害蓋以愚意言之國制凡諸緊任皆除服制式暇而吏官所職尤緊故雖遭服例不得徑出陳疏呈辭亦所不敢仍成一例耳夫豈慮其苦務覬避而然也此則下語之失當也至如朞服不出妻喪出哭　闕外還入之說則尤極未安國家設教立法盡情文也明倫理也而所謂朞服即祖父母伯叔父母與兄弟子姪

之喪也妻喪則應服三年而約爲十五月之制設於服爲重不許食肉於月數之內者也若於此等喪爲守官而不得赴則此正喪性悖倫之人當被斥黜之不暇豈可容於近臣之列乎凡事必以吾身自體方可盡其情理設令兄與我當此境則其可自謂善守法而不之赴乎吾所不忍爲而欲令國家創爲人情天理所必無之法則夫豈聖世導率之教哉況法文所不載而直稱法制則尤誤矣此事有關禮教四方傳聞必致有識之駭譏若又他日不知禮之人聞在此啓謂是法理應然忍爲不忍爲之擧則豈非兄之

誤了人耶欲望兄遽改一言之歩以正末路之陋風也兄必以古風為言而所謂各司古風云者率多乖倫悖理之舉果可規以先王之定制而必欲遵守乎夫耶千萬入思勿以迂儒而忽之也

答徐載邇 甲辰

謝湯平生交遊不廣其所相親而相愛者尤絕少然於親愛之間則未嘗不盡心焉雖不敢妄擬於道義亦或庶幾於氣味之同耳豈知令公今日遽有此事也始令公之投疏張論得而讀之則語皆悖繆豈不駭然驚惕以為令公平日不講禮義惟以臆斷為長

雖有頻失亦能頻復氣降思恬必能自覺其非自服其誤如古人之爲而至於北門鎖鑰非令不可不宜輕動既以是信於心言於人而又以是書勉於令公者再矣終無一字之報區區之心時有感慨惻怛之發而更不敢犯聖人之戒而爲之數數言也然其一合體以不能盡義責善救得一友愧恨至今耳一權大唱時論靡然漸至於是非相易則銓注之際不可無區別之舉竟以是獲罪退伏松楸已數月矣中恩除忽降感激雖極畏罪思義不敢遠當且聞令公辭疏辨說講張氣色不佳尤以受代爲嫌已嘗再言焉

乞免之章即并令兆繼纔見諭專在於一路措置可
見令公爲國之誠不以私嫌而少遏也令人感歎不
已此亦從此不敢復言甚矣第以所負罪名極重廼
當方面終覺不安必欲屢控得遞如或終不免一行
則亦當一遵約束如曹和國耳豈敢以令議論之錯
而掩其事業之盛哉高手之許非所敢當而別具冊
子以備遺忘之示甚善甚善朱夫子之論學亦已有
此而必須先挺預講對面論定可無悤悤爲言今可
移用於此事如何如何令以爲可憑擬投付於發行
之後使之在道嘿究相見極論甚當甚當雖在入思

答徐載邇

別懷悵然遡中季書稍以爲慰又蒙長牋之投辭意勤切此實古人相難相講之事而兄乃行之甚盛甚喜第終日相對言笑亹亹既無一端之爻別後始有一日行之謗恐不如延相平孛延之頃目怒爭見人理直便卽下膝之爲丈夫氣象也書中有[illegible]弟妄言致兄過信爭端之起實源於弟云此則弟之誤兄大矣不勝頑越昨於酒中弟先發此則豈有忘却之理耶蓋平日愛兄之厚者莫如弟待兄之薄者亦莫如弟至于今日竟壞交誼弟實負兄以此心常不寧有時言

寢亦或發之朋友書尺之間祗自愧恧弟嘗愛兄氣節過人心誠慕之雖兄平日所謂親過於弟者未必若弟之真切然知兄之病痛知兄之不受人言又莫我甚熟故時或見兄之所失亦不能規責弟實自誤於韓忠獻不與親交爭論不相合處之語又以兄之喜聽斷而厭古義之故今將古人切偲之道自反於已則弟之待兄固已太薄矣及見所錯之大始欲相規兄豈信我哉追訟知罪瞿然若無容弟嘗以為復讐之文著於訓而無於律律者時君之所執故誅不孝而不誅不復讐訓者聖人之立敎故勉人以各盡

其當爲之道後之處此變者如或一毫未盡於聖人之訓則乃是聖人之罪人而惟時君不必以律督之爾旣不以律督之則義當自處而已紛紜請避苟過目前豈宜如今日之爲者哉然以朝家待下之體言之渠以痛迫之懷來告則安得不爲之聽許乎愚見大槩如此其時與金伯玉爭論於朝班亦如此而又意政院則似當不捧此等疏章使渠或出或入任其自處事過後其入者自列請罪於事體爲勝依慕相逢之日兄問以金疏落出如何弟答以必是兄之所爲兄又曰誠然果如何弟曰好矣雖過中氣力則好

矣以此不問而已知兄之所爲也仍略言愚見而忙卒不能悉蓋弟之斥兄不在於此又不在於初疏初疏固多悖於言謬於義者自是兄平日本色故弟獨不深斥以是得緩論之名至於再疏則兄必欲以已見爲訓立法於天下後世豈不尤悖戾於是弟亦驟懼始以爲是非不可不明言及於朋友相問之際矣在此以前則闢斥兄者之論雖不敢救亦莫敢和之矣貽書相責之意一日千萬弟豈嘿嘿先阻知兄然也但兩書不答而又欲三責則其勢果可得而共義果可爲耶至如祖孫一款則有可言者矣古經言父

言子而不言祖言孫者祖與父一也子與孫一也舉父則祖在其中舉子則孫在其中今何敢分之也所以有不同者父事其祖子事其父其序自然如此非以生生我者不如生我者也是以父死而不能事其祖則子事其祖生養死葬如其父之所事也若於三綱又添祖為孫一綱是祖非生我者之父而別為一他族也於義何如也凡經訓先舉親者尊者而餘盡推類矣後之人必欲執一句而斷之則夫亦只得為妻綱而不得為妾綱耶且論復讎只舉父及昆弟從昆弟而不及祖則是祖果輕於昆弟與從昆弟而不

得與於倫綱耶苟以為不然而以類推之當類於父乎類於昆弟與從昆弟乎兄須反復自求於吾心如何如何然世遠則有殺亦天理人情之自然故朱子以五世為限蓋以五世孫視五世祖其親愛之心誠亦有間於其父也若以天理之當然求之則其父為其祖欲復其讎枕戈寢苫不欲一天及其死其子痛追必報之理尤有倍者故戈苫如父焉子而孫孫而曾曾而玄至五世一如焉又豈非復讎之義比之事養尤有異焉者乎苟如兄言則其父之外其祖與五世九世百世皆在於可報不報可殺無殺之中果如

何果如何兄須千萬靜思兄若自知其誤則朋友之攻斥兄者直良友之不私於兄者也朱子之與呂伯恭情誼親篤乃聖賢相與豈他人之所可擬哉然伯恭纔死而朱子見其論有誤作書大斥使人人知之曰不可護伯恭而誤世人也其言甚迫有若相絶者而其他愛惜親厚之意則勤懇不替想天下公義理必如是矣今弟於兄又何忘不忘之有哉且兄所謂甲乙先後之説古義有不然者彼不能自處如聖訓者固未嘗謂之善也然若有倡爲異論必欲棄聖訓而自爲敎於天下後世者則帝堯臯陶之治將誰先

乎夫子於春秋詳言之豈兄未之思耶

答徐載邇

弟之懇懇於前後復書者非為令兄之長芥滯也只是平日愛惜之心欲望其悔悟於方來也今得來書則高見蓋堅世之君子亦多相和者云兄意本欲為法於後世今乃見行於當時可謂得行其本意矣雖宜自信自守益求其極處以自安也他人復何云也一本之說兄亦曰父之本在祖子之本在父則此正所謂一本也泝以上之百世皆同豈惟父祖為然也子之事父孫之事祖倫序既異各率其職則其在乎

日固自有不同處矣至於遇事之變或有父沒而祖在或曾高在又或有百世祖在則生盡其養死服其喪皆如其父夫何故其本一而實亦天理之常也夫豈聖人強為之禮勉人以人情之所本無者哉不惟父沒者如此至或父有廢疾而不得為子職則其子替事其祖代服祖喪不以父在為嫌古聖緣情作禮之意果何如而其本真可二乎見人倫處常之道疑孝子遭變之心殆敢唱言曰平日之事父事祖自有不同之處其於復仇讐亦當有降云爾則其可謂不悖哉程子以世人之畏視己子與兄弟之子為不知

本則況欲異視父與祖乎遭父之喪者告君棄官遭祖之喪者亦告君棄官皆今世之所行也至如復讐之義尤有大於死喪則豈有獨告父讐於君而不得告祖讐於君之理耶今之告喪者以喪三年爲告故聽者無異議今之告讐者亦以枕戈不仕爲告則聽者與聽告喪何異也但今之人以一時少避爲告故聽者皆不快也不快之端在於告者之失其所當告顧何有於父與祖之有間而然耶此理甚明兄非不知而初因不快之心致有暴發之舉語雖失中本意自好及被儒亦私忿好勝張皇飜說反以爲父祖有

間而至舉二三宰相不安之勢上動　主聽下藉人口羣情之深疑駭怒烏得免乎弟本知兄之性疎氣暴故意以爲兄之此言不過出於念頭輕肆元非有心而發久當自悟自悔不宜先加深斥其後兄之悖出一節加於一節至于今日亦頗半釋於復讐之義而必欲分別父祖以實其初過言之爲非過浸浸眞蹈淪夷狄入禽獸之域而不自知吾嘗疑尤丈之斥兄太激及今見之賢者之言眞可畏也尙復何所云也兄宜主張此說以率世人入則以是出則以是務去祖孫之倫盡棄周孔之禮終得出於夷狄禽獸之

域則弟當獨抱遺經羞愧而死也

答李同甫 喜朝 ○ 乙酉

猥以無似辛蒙先大夫不鄙遠之許以交遊之末數年以來退養林泉雖未能朝夕談論然其簡牘往復不隔彼此凡有所得藏之篋笥時時展看平昔愛慕之情有若是矣卽今萬事已成陳迹其所彷彿思想者惟此筆蹟則尤用寶藏欲爲存沒相慰之資乃者大事旣畢孝思無及收拾手澤訪索所有顧此區區之誠止於此身若其孝子之請必且爲後孫計其何敢靳謹奉舊莊一軸以上其在鄉居者亦有若干葉

方有疾患不能自檢又無在傍幼少姑竢後日抑又所望必以一二牘見還俾令他時開展寄慕不孤收莊之初意亦如何如何

答李伯祥 徵明 壬子

曾聞栗谷先生神道碑文沙溪初託於象村讓于清陰其後諸議以爲不可不請於白沙白沙許之仍讓于漢陰漢陰曰不敢當必强之然託名先生墓刻榮且幸何敢辭屬草藁未半漢陰捐舘白沙就其草藁潤色而足成之其時儒生之往來將命者卽李公景閔云文旣成沙溪守夢諸賢皆不滿意無何白沙又

捐舘諸議以爲其文雖未盡善其人不可復得遂如
仍用沙溪諸公亦勉從之請寫於金南窓刻之時當
昏朝有畿伯柳姓人極力相役欲寫額篆幹事諸公
許之非聞吏判之又之言月沙集中得擲財之說指此
云癸亥後諸議不快改受仙源篆東淮書再刻而立
之卽今剝落者是也吏判云先祖淸陰嘗曰白沙之作
雖未渾成其文自奇此碑終亦不可棄也當時先輩
之論大槩可見也抑今日時世益遠不惟吾後紀實
之文不當草率衆咻未已傳信尤重適當改碑之擧
豈可反刻諸賢不滿意之舊文而已耶此則義理較

然只當議定於丈席何可必待洛下諸議之皆同耶白沙仙源東湖諸公之文篆書旣皆不可棄而今日撰定亦當就其中出入論辨兼補䟽漏則新舊兩碑之雙峙無論前例之有無決不得不爾況古今人亦多有行之者耶問之吏判亦以爲然矣此議初不發於洛下故諸公未及深思有此疑難吏判更無他意而都憲副學吏議則賢以同事之人方作鄕行就議而去似爲完備如何如何行路所由固當先拜同春矣先稟亦好

答士仰 族弟泰重 乙巳

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恐非服彩作諾者所能爲移孝爲忠報國退身優游被服自是正當道理何必隱遁避世而後方爲吾儒本家計耶古服不宜於時用於禮事閒居前人亦有說矣退溪先生終不肯着幅巾恐駭俗故耳近見年少輩氣習多有過當處吾常以爲吾東正宗乃退溪後學必學退溪可以無弊未知所見如何也

答士仰

示諭已悉兒子本是做舉業者自應赴試初非有動於禍福也渠若斷置此事專心古書豈不快好而不

能判得拘於資稟見識之不高不透奈何然雖應舉不至全昧於隨時揭厲之義矣世或有有意求學而不肯下工廢棄舉業而不屑應試悠悠自放兩無所成到老作一庸常之人此則反不如做舉之爲愈故亦不得勸令廢棄矣吾兒資稟果如尹和靖可以潔身潜修則雖無善論豈肯規規於舉業耶然和靖未年猶不滿人意今欲責渠以和靖以上之事其能辦得耶慎老於丁丑以後勸人應舉者其有見於此乎宜更思量也

與士仰 乙丑

立巖先祖神主奉遷於最長房未及再三傳而子孫貧殘無他祧奉之人將埋於墓亦所不忍不安處禮窮勢迫出此墓下立廟權安之計如有善變之道千萬思量指示

答鄭宗之 泌東 己巳

出享一節守土之臣豈敢不奉 朝命乎於韓魏公新法事可見矣鄙意告由埋安之時親執惟謹徐徐觀勢圖遆則奉命之義自靖之道並皆得宜如何如何

答成生萬相 庚申

不意　國故臣民之痛曷可極哉見詢禮節國與內喪則過三十日許行大中小祀古禮士庶與大夫有差今日祥祭似無所礙有傳朴和叔之言亦然而禀問于允丈則所答如此宜從長者之言如何如何

答鄭生德亨 己未

並有喪者常持之服旣有輕包重特之文而杜元凱之言亦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之服旣練則服母之服父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今以見詢參量禮意則祖母之與父其尊當壓而斬衰之與齊衰其制自別似宜倣父

[illegible]

母偕喪之禮而行之第色特兩兼有駭於俗且不便順若從杜說葬祖母畢還服父服父喪旣練還服祖母服祖母喪旣練還服父服父服除還服祖母服以終喪未知如何至於稱號則無所考而范宣之言曰母與祖母偕喪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云今遭父與祖母喪者似亦遵此也如何如何

答人

賢以先府君之命出繼於傍親斷以禮義自當致隆於所後而不得不漸殺於所生也今日服制初以斬衰爲定者因以公案未出之故而似聞尊所後家已

受出公案云果爾似當有變改之節不可徒懷私情之切而莫思天理之嚴也如何如何此是變禮不見於古經然女子之遭親喪者以其出反而爲三年已遂之制則此亦推類可知幸望裁量處之第近來因變禮而獲罪者有之賢之所遭與彼雖殊亦宜具由呈于禮曹得其處分而遵行如何如何

答人

將祭而因家中喪病與不潔之事不得行則時祭過時忌祭過日之後固不當追行而若忌祭之類則或可使子弟設祭於墓所與他子孫家惟在量度事勢

而處之

冠禮遭大功以上喪者服而冠則 國恤三年內行冠禮者亦當用白衣冠而不得備三加之儀矣若告廟見廟則何可廢也然無大段悤迫之事則待三年後備儀爲善如何如何

主喪之子有疾病或犯罪不得臨葬則如贈禮題主及三虞卒哭等節當使他子弟攝行而先告其由於靈筵可也旣有其弟則毋論爲人後與庶出皆宜攝行以其於死者爲親也無則子姪亦可攝也但國俗待庶子甚賤恐無以奉行重禮如非知禮可攝者則

宜令子姪攝之亦宜
祭禮班祔之儀正位酌獻畢即使分獻則祔祖之子果有先父食之嫌而竊詳禮意實有偶坐不辭之義試以生人之道推之孫侍其祖而祖有所賜受而食之自應如此似無先父之嫌況其父方享正獻此時旁及則尤非所碍古聖制禮曲盡人情豈有未及思量此等節目之理乎
非宗子而冠其無父之孫則其序立固當如其父而其冠有父之孫也祖與父亦當立於主人之右而祖前而父從矣旣立於主人之右從出而迎賓則便有

司主之贊位於升降之節何獨不然
贊者位設於房中而醮禮以前皆有應行之節則舍其位將立於何所耶
家禮降盥只行於初加則再三加降盥先後不當問
也如欲循古禮則亦當循節而思義尤不宜妄以己見參錯也
加帽自應徹巾而闕之者豈以初加以冠爲重故耶
終覺節目見漏來示爲是
賓旣主禮則贊之升降豈擬於賓乎賓降受冠之後執事當以巾授贊矣與取櫛具何異也

賛之爲任與執事同入房有位出房在冠者之傍以助道之禮畢當立賓右少退矣

妾子之承重者入廟爲禰有何可疑其他妾子無後者自當班祔豈有與嫡異同之理乎祔妻之禮疏家有之而朱子疑之以爲未可從矣

舅姑之於壻壻之於舅姑則不以妻存妻亡有子無子而爲之降否也

訃書吊書慰書只立式使人依樣耳若欲添加致詳則何不可之有

禮爲養父母齊衰三年已父母在則心喪三年然非

天倫疑其不解宜故表出之嫁母出母庶母爲父後者之妻母則乃其親生之母有所壓屈不制衰絰豈得安於食稻衣錦而服官於朝耶雖不書自應知之油單如即今油芚之類而以單字之義言之是細綿之漆油者也

古禮夫之兄弟無服而其妻則小功則從兄弟可以推矣細看備要則後世追立之制亦皆載錄分明無可疑矣

上伯氏甲辰

北疏鸞謗曾於前歲徐令一日見我曰昨與持叔論

詰服得矣我笑曰持云服令矣徐又笑答曰吾之是持者一半持之是吾看亦一半可謂各服其非矣今見其疏辭則渠見持叔所啓不知今番事理與前頓異而憤其無底言存謙而直攻其全體故有是訐訴也大槩熟看其疏辭則其氣少縮矣當時持欲往責吾戒之曰吾熟此友不可責善故舊之中惡者不好事持以忠告爲言吾亦自服陋狹不復止今遭此大異吾輩年來半百界見士友間稀有之變故豈吾道非耶抑初之不審而然耶無或退溪所謂今之世異於古之時而然耶中夜慨念不能寐迨今日自處欲

何爲自辨不可而嘿嘿亦不安未知思量如何

上伯氏

兆祐疏批如何未卽聞辭辭更思之持叔平日待遇最厚遇亦最服自謂親莫若也今雖誤入在公義不可不正亦當先報舉劾之意以全平日相待之道蓋古人絕交亦有書相告無乃今番欠此一節耶若爾則在我亦爲未盡如何如何

上伯氏

新孫果如持叔則不易不易玉枕雖偏李之請固偏亦得爲宰相何關之有徐事皆出於無識氣麤故步

時則長處多而短處少到老欲識心殺而麤氣尚存故一兵發偏於惡不可謂此後更無一長又不可謂從前心術本如此也不惟徐也人之晚節誤入者極多吾輩一不可不深戒也以弟自省則果決精潔之操多減於少時極可懼極可懼見徐事恐不可以他人之事而闊說而已也如何如何此紙亦示持叔爲望

上伯氏 壬寅

時亨姪侍欲合請禮古經嫂叔雖無服既有子道於祖先舜道於姪行則其義宜重於從兄弟設令異宮而居其情與勢恐不可行吉享於葬前必不在於再

從及外黨之科如何如何

上伯氏 癸丑

夜義一書已附回便矣所令簡事已矣切乞理遣強排割去情戀愼勿過爲無益之悲如何如何緣情而發者雖難以力排然若有意於強排而持戒於妄悲則從可以理勝矣千萬泣祝泣祝

寄持叔 戊戌

昨見邸報知入玉堂榮喜可言此是仲所十年顚頓狼狽者所望彈誠盡職以洗仲耻耳但況直叔尚錮於義不安將何處之

答持叔 乙巳

邱於居山道中得兩書知有 恩擢驚感難勝吾兄弟無他才德而濫蒙 異數超陞至此不但一時之所共驚實吾先世之所未有猥越之懼盈滿之戒不可言喻重之以不涓之痛逢想伯季同此懷所望千萬各勉毋墮先訓耳辭 朝當在幾間南北分離亦甚關情奈何奈何

答持叔

卽又得十六日書且見郞報知已辭 恩假無事還鄕孫露之餘蒙此 寵榮追慕無及惟有感淚奈何奈

何盛滿之戒實切兢惶況職事甚劇將何以仰副
特選之異數耶尤可戒懼望須千萬慎勉董服猝辦
極難然令行與我接倭時不同不必貸債辦得吾之
至今難處之患可監帽掩貂皮八葉送助網巾一事
懸玉貫以去在此遠地無緣見其照鬌戴首益不堪
孫露易感之懷諒此至情招工即造以禦春寒如何

寄持叔

近看吾輩氣力恰有衰徵宜早謀歸休田里間也但
念居閑非書卷無以遣懷曾聞湖南多册刻望須訪
得各印一本雖如小說私稿並皆不遺以資送老如

何北方所有已印一本耳鏡城家禮已失一板甚可
惡令徵板於守者自官改刻以警後近見此本無訛
字嘗甲於吾東矣

答持叔

昨得初六日書知入諫院孤露之餘一家名宦太盛
不洎之痛損滿之懼尤不可極吾輩平日甚無學業
年已四十志行不立意氣益衰愧恧難追今宜知改
纏縛重任汩沒不得拔出恐致前頭無限狼狽可戒
可戒新孩可愛益生不快之歎令有戀語骨肉之情
自如是耶

寄持叔

想已出肅袖中有幾許好議論如無奇語何不請出賑恤堂上收合京司餘貨代防關東北貢物而蠲除不捧於民一如項年兩南之爲此實恤政着實處也如何如何通計此道一年京各司貢物價布數百餘同人情又居三之一即今民間不獲數束麻何由辦此切迫切迫禮書近日又改二三訛字故爲今更印一件還營當投方到鏡城與諸君會話大慰客懷也

寄持叔

判付讀之凛然可以憑依 威靈鎭服外夷而朝議

變還莫可恃以此凡百不敢自主張古人云張魏公之做事業皆趙相居中之力信哉京耗有何可聞左丈施設亦如何耶願示其槩破此鬱積

寄持叔 丙午

想今納節有日破屋依舊霖雨支離已生彈鋏之思茲將 封餘生松魚二尾送去幸須烹煮會妹姪一嘗如何新刊禮書二件亦去可備檢讀也

寄持叔 丁未

此間賑事已運北穀數千石留備亦各過千少寬目前之憂待雪消即出安邊仍向三甲轉巡六鎮北歸

可見老熟而得印亦交矣歷遊金剛臥休峽庄是計
想其前今輩閱盡幾番風浪而可能抽身從我同上
毗廬頂耶展紙及此必發一笑也

答持叔

聞出江上勸課諸少甚是家中大幸在君亦未必不
爲福也吾輩行止皆是自衒而求仕者故每每牽縛
奔走當時亦只奔走而不敢息到此閑廢追思細量
則不知底事乃爾徒爲此公私無補之勞勞也可笑
可笑然退處亦無所爲故又不敢自重於進退也尤
愧尤愧近看退溪集稍覺有省發處未知此後又如

何也近見載邇所爲人之爲惡亦甚易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吾嘗以其言行急遽多不相掩爲誣又疑其不受人責而君每以爲長多短少而今思之凡取人之道有少疑訝於心者切無急合可無後悔也今君自處不宜相下而然此事有係後弊且誤人主之聽似不可不痛陳其事理兼舉其曲折也蓋此路一開則凡相識間相論難者皆將不得矯其非混混同歸閉口不敢發耶此義甚明第君則方被嚴譴豈可抗顏肆眭與人論是非也姑俟後似宜姮何如何

寄持叔 己酉

初五日 筵席允相詳陳立巖先祖賁贖蓋因春丈擧奎菴事而發百年之後公論始行至達 天聽其爲子孫之喜幸感愴爲如何哉允丈疏中以令與季叔皆在外有踽踽無聊等語矣

答持叔

今日裁減司圃 御供淨貫四百石米特遞司准此爲式 聖德事也有司之臣與有榮焉量移爲公而發而致令勞悴生病友愛至情亦不得自安也金陵之議捧腹捧腹今反增益其不能爲安禮遂甚矣允

笑先笑

答持叔

近聞民情大不平於改量號迫不已播動遠近未知眞不如未守時也丸丈之意則以爲量事未改正之前則誤事之人於京於外不可在職雖以賑政爲急朱子所處不相關而終必辭者可爲據云吾意亦欲其必達但民飢到此難循常套一邊陳病一邊檢賑方無碍妨如何如何此後釐正惟在朝家處分如或自請則有非付諸公論之義況今日之斥未必皆實則他日之改難厭衆望者耶豪右皆吒之小民皆便

之可知者大綱是矣

答持叔 庚戌

白君來致書細審隔年公私消息披豁何極洪叔平已作千古人痛哭痛哭鄭從妹見其羸甚豈意奄忽至斯親舊凶問亦非一二益覺斯世之幻妄也到松站得報設帷於野次哭之成服亦當用此例雖在他鄕旣不相拘且令夷人見吾人篤於禮可也惠菜偉受一行俱甚珍幸廿一夕可抵灣上姑先走便

答持叔

姪女之在京固可念而犯法牽去決不可老大無戚

凡事又欲一任私情則其葬將如何試以家法言之想我先大父果爲此耶人亦豈有以此聞之者耶事勢切迫則嫂夫人先送爲宜雖曰無食食與法孰重耶台之性情不能矯屈故其發於私者亦不能裁可懼可懼婦人之時時思父母啼泣自是常事世豈有戀父母而得重病者耶勿念可也

答持叔

此自承 別諭尤極悵悵纔上陳情文字未知 處分如何席藁俟罪騰則休息雖曰試擬爲計魚網鳥網尤幸但居生山水間所與羣者魚鳥而又見猜於

魚鳥則將奈何好笑宣來依受前悉尚有餘儲只於
德病厭食時別歧一飽信敵蔡丈之參然者以饑受
譏而退又煩令戀念欲濟窮若盡及瑣細致費官物
不惟不敢安隨處　君恩報答無路也

寄持叔　壬子

新年闔履增福此因僚員不謫方入内直不得展拜
家廟與在遠外者何異焉身憂國計百感填中燒燭
浥坐情何窮已草草付褫爲作春來第一信

寄持叔

今日始雪擁爐開窓遥想京家炎薄一倍不審供劇

體履何如戀念不可極且記台之壽辰在明不得團會做歡益切悵望玆將薏苡酒一榼葡萄汁一壺寄此遠情公退傾榼曉渴索壺如何山中風味也不惡也

寄持叔 癸丑

賤臣自處揆之義理不宜冒進 遷陵實是莫大之變禮臣子固當自盡處而朝議已決吉日尚遠下山辦事各有有司在外之臣似無及今趍赴之事如何如何

答持叔 己未

平時朝士被謫遠近州縣資給過優卽令流傳之說可徵也以故檢飭之人不敢率妻子同享朋友之戒責亦在此愼齋之訓似遵先輩之風而勉之於樂靜今日吾輩見逐知舊猶且嫌忌無人相資與坡翁之儋黃何異吾意亦知搬家不妨也見東坡尺牘以糶食分送諸子於他邑有食則還復同聚矣

寄持叔

此地有名山大野江海島嶼之勝就野中斗入之麓爲邑城吾之寓舍在最高峯下土淨而性燥風來而氣爽又以枝麓遮邑館頗有幽僻之趣魚盐旣饒牛

肉亦易求但窮峽咬菜已久卒飽膩腥腸胃不安不敢多食可笑想君念我故每每畧有所記今又送去見此可悉此中事矣路困未解不能讀書時時披看東坡集誦詠唐絶句取休紙習眞草字大如掌者耳

寄兒鎭長 甲辰

道中或遇官行毋論高下盡避所率婦人之行皆避之道傍舊伯夫人之行相値則亦然吾之賤妾不可與他夫人相抗故也餘皆推類善處寧得怯軟之名勿致驕妄之毀至可

寄兒乙巳

前後書皆見之否多有未復者可恠凡得書何不逐
一作答未報者必皆佩錄耶近看汝書忽忽漏遺甚
怠於初去時人之有恒心果難矣

寄兒

新印家禮喪禮備要各一部送去區區所望豈不於
聖人獨立之訓耶宜勿失受讀以爲他日自立之地

寄兒

居督所遺甚無名義以家親在任而外題云云自京
無可受之義爲辭而却之可也事事不苟如此何患
不及人吾可無憂矣但汝之廉恥能明於食而不能

明於他無奈何矣況喪其身名不在於食而在於他
者耶

寄兒 丙午

歲寒時暮自感與爲汝念者俱不可極欲孝無及爲
忠不盡況敢曰式穀似之已過人生好時節獨立技
泪復何爲哉近日眠食何如此中姑遣夜月倚草

寄兒

卽得李郎書知痘兒不救驚慘難狀汝當卽往見婦
慰譬而今見書以在草洞行祭爲言何耶豈以俗忌
初不往見後亦不慰死耶甚非兄弟急難之義吾輩

少時全不拘忌只看義理當爲者盡以爲今汝如此駭然若初聞他家薄惡之習大槩汝之氣質之偏如此誠難救得雖欲隨事戒責正如扶醉漢奈何若多讀古書中義勇之辭奮然自發或可變化耶可悶可悶

寄兒丁未

新年安否何如所望勉愼成立毋致他日老大之傷李孫之殤拘忌不瘗之說可駭可恠李姑氏因痘夭五歲女吾實臨理矣士夫家所爲有關風敎可以吾意言于汝姊郞令理土也

寄兒

端川金參奉時寶爲謝 恩命尺童癒馬衝雪作行汝須圖借帽服以資之如已過限則亦令 肅謝後呈遞於吏曹亦講其可否曲折於李氏及他長者以告金君毋令鄉曲窮儒狼狽取譏實爲人之患也

寄兒

路資之餘賤奉問以所處答以還給其後思之有若近名故令汝輸渠處矣今見渠書以受之下妥爲辭豈其數多耶渠雖賤人意所不欲受者强令受之傷我之義回馬還送亦好或貿藥材中陳皮半夏砂仁

等種而送之亦好矣

答兒 甲寅

吾行方留竹山明日成服所送衣笠皆至禮制有限不敢越分而布不熟治此豈自擅之處耶至於麻帶創出尤極未安何其妄耶吾輩自仲之義亦有自盡之義亦有自盡之處豈在於衣帶之間而敢違 國制耶進駐京下以過 緬禮無於禮之禮汝改之辱病曚昧何能企及也

寄兒

汝之在此時所種三瓜及茄結子甚繁而甘人皆飫

食始信有種必有穫種學者亦何異此

寄兒

家廟班祔今日世次人事禮不當祔而況汝輩已長大夫異宮則有主祀之人嫂豈有食於叔之理耶判決前夫人則觀也在童無知勢須仍祔吾家則汝旣長成不得享其母而能安於心乎不安於心則已非禮矣是以兄弟同居而異宮者古人已云子不得私其父則不成子道故必異其宮矣子之事父母生死何殊汝必不知而云云故漫及之

答兒乙卯

汝之在京無他否疾而不入試場蹤跡詭異旣入之後有他曲折則亦可處之無痕何難之有吾意不在於必得豈不綽綽而爲此胡思亂量耶其中已動矣可笑

答兒

李郎旣以庶子承嫡則於其私親之服似不敢服父在母喪之服未知當服何服耶若從禮制則似當服緦未知今世人家之遭此者皆遵用此制耶或謂雖是應爲承嫡之人而父在之時不敢以嫡子自處而遽降私親之服云此則似不然大宗之

家若遭長子之喪則其父服衰三年不以未及承重而有所輕重以此推之則父在降服恐無所嫌如何如何

曾聞咸陵君喪妾拘洞人謂之未成承重而使之服期云矣既爲嫡子之事則便爲嫡母所生其禮不得不降其生母矣

若遵禮服緦則緦固輕服如中單深衣則不可服耶雖壓尊而降其服中單深衣則不可廢耶

五服者有中衣出入服則用初練之布以別輕重之義似可

孝孫則雖以承重而服祖母之服其父母則所處
不同矣何服父在母喪杖期之服耶 一
父在母喪無貴賤一也
主面所題不可從李丈而書之若使主祭之次子
書之則既不可題以顯妣又不可無屬稱未知何
以則得宜耶
備要題主條下註可考
既已降從緦服則初終被髮一節亦當否耶此雖
已事若於變之際不無失禮之譏亦欲知之云矣
情雖無前服既爲緦當以緦服處之

答從子鎮夏鎮周 甲戌

初八書可喜繼有過使兩無書可訝周也過一年不以一篇所作投示甚無子弟之道長亦發之於詩筆示吳黃概數來何由接會友來非所願蓋慮其從長者讀之習吾之無及矣

寄從子鎮夏鎮周

吾行已到居山在咸與五六儒士相從今欲受學者元兩門罨宗上去後輩情通落伯者亦可感動矣入京想無所作淡董周旋接置甲無很相聲華宗主前元長正刻書後當即還長也同來元好贊這皆自我

回時汝亦宜相隨在京亦宜同宿同飯相愛也盡與
他儒自資者有間故也粮債已付渠而憑無依泊處
爲託於汝輩量勢善處如何

答從子鎭周鎭魯 癸丑

汝兄行錄略改還呈淨寫正本後草藁回授如何渠
之科作另擇其得意者多則數十首少則二三篇從
速寫寄欲播示科儒俾其遺文不至盡埋沒也

答從子鎭周鎭魯 己未

書中稱以居禫誤矣禮於禫祀亦稱孤哀故書疏亦
當仍稱孤哀矣吉祭當四時之祭月禫後旋行者既

出於三年廢祭正祭爲急之意則豈非非祭月不可行之故耶葛鄭金宋三先生之論若以踰月爲喪制之節非爲避孟月之嫌者然不敢自信問于李氏從眞言爲可

答從子鎭周

在前忌祀之日主人開廟門展謁陞詣當祭之龕炷香跪告後奉出矣近來以宗嗣未立廢告辭爇於晨謁又不焚香開門列拜後直請當龕奉出伏念其日焚香異於他日主人晨謁之焚香今若忌祀之日開門列拜依前詣當龕前焚香致敬則不

借於晨謁而善勝於無端舉出如何如何
忌日出主時展拜焚香與晨謁不同何嫌之有所示
恐宜

答從子鎭周 己巳

還厝之計即今事勢終覺窘急苟且恐不得無憾於
大事更擇吉期於來歲四月以前從容措置似爲萬
全如何汝病如彼長又不得離去只令厚遠經營縱
使事力無缺儀文克備豈不有歉於情理乎來春雖
或復有妨碍審勢待時亦豈無他日乎須與厚遠十
分商量定計因䟽逮報至望

答從子鎮厚 丙午

續得書審邇來侍堂外眠食安好甚喜甚喜但念所居素多疠瘧此實攝養大忌切勿隨衆撒放損其習性至望至望新伯今間發行云而翁似於臘間還歸矣

答從子鎮厚 丁卯

斬衰之人出入時雖着布直領仍用絞帶矣今以布直領行祭於廟中而仍用絞帶則不成別作墨衰之義故擬禮有別作布帶之意似當遵用矣

尤丈於汝有外家族孫之分且有師友之誼今作答

書仍質疑禮似無不可而如以違於常禮爲未安則別作問目令汝從作書以送似穩

吾家窶甚不能備禮雖値俗節不能設薦於家廟設遭喪亦不能設節食惟正朝及正月十五日流頭冬至作湯餠藥飯水團豆粥薦之至今遵行今於來問不能答方若可辨從俗設薦似宜但預定某某節日當薦爲可如欲薦之似當朝上食後當卞別設耳

葬記所云居父母喪未及葬者聞外喪則哭之他室値朝夕奠則服斬衰行事於殯宮奠畢而改服遠喪之服卽於他室之位也未成服之服喪人無可着之

衰嘗衰生布直領矣大抵古人重喪禮雖輕服未成服之前如在尸側故如此矣今日自處多有妨碍只於奠後朝夕兩時哭於他室日滿成服可也雜記不畢上食者古人下室之饋有難明故耳

答從子鎭厚 乙巳

吾家舊法於忌祭墓祭并各設飯羹餠麪魚肉四時之享雖不得備舉間或有陳薦之時則亦必各設矣中年家力不逮忌祭則仍遵舊法而墓祭則飯羹之外他不得各設至於時祭之拘於各設不得薦行情禮缺然故一依墓祭定式四時不廢矣近來宗家窶

甚不能備禮四時正祭亦且久闕則忌祭之隨力爲
者多自不得不爾今櫶春翁宅已行之禮只於飯羹
餅麪仍前各設而魚肉則合設似合變通之宜復更
議于宗婦而行之如何宗家若改舊法則祧廟自當
一體爲之泛議後招致在孫言及亦可
祧西小構本爲奉安　祧廟向來適値空閒許借住
歸矣今則更奉祧主便作祠廟何敢爲彼移安而許
其再入乎但渠旣有歸依宗家之意義不可恝然不
屢援葦未可合力經營爲建數椽茅屋於宗家空垈
俾奉其私耶須與周侄相議如欲周旋則吾雖在此

亦嘗助其萬一矣寓所奉廟亦悉示意凡買屋者未
知來已造之祠堂何以處之而僦舍之人奉主於齊
宿之室祠者則曾所未見豈人事有所未安而然耶
至於官家則初無定有遞入迭出自是公物似不可
與廬舍比而同之如何如何

答李季文寅成　乙亥

亦得書備審侍履安勝甚慰遠思第不及做工夫莫
狠進否似聞子姪輩出捷作科課賢亦同之耶常時
雖不勤讀臨科用工猶勝於已幸須警動奮猛如何
做兼切忌孤陋會友莫如以文無求浮浪之外人只

與周長輩一家相厚者同事亦必有益於調病千萬入思

答李季文 丁未

頃詢云云未知何所據此身永退未敢自期而然其中心以爲先輩多矣自處之義宜有鐵石承急流勇退之輩以激之也曾不以少年過嗳之論爲預憂而先自避也

與李季文 丙辰

漢書課讀不廢否臨科驟習發科暫憤過科長情豈有長進之理要須立志勤學以副遠望

答李季文 己未

科塲得失數也今見所作令人刮目尤不可以一敗自沮論語熟讀爲可然吾之所望於賢者必欲多讀一書以立基址曾聞清陰先生自言少時讀小學四百遍後來文章皆本於此欲勸季文讀此書准此數苟能是也所得豈但文辭而已耶更須猛省

答李季文

兩書第至慰喜亡量此罪合投荒憂章已發束裝待命耳配所善惡只當任之雖逢親舊切勿開口如何

答洪甥重模重楷 癸丑

書問忽至慰喜亡量伯甥有意遠訪令人欣企季甥憤悱爲學其志可敬弟君輩長於綺紈豈能從我於寂寞之濱咬菜根灸松火而讀古人書耶又令人不敢信耳

答洪甥重楷 乙卯

所謂曾於長也之問有所云云吾於爾豈異視哉雖敵舉業隨時見發或赴或否惟義是裁則豈至於喪心失身哉弟開朴和叔笑長也不能從上策而出下計云云渠今上去問之必具道吾意矣

答洪甥 乙丑

所詢禮節竊意宗子之家遭喪未葬之前雖廢正祭知祖先忌祭墓祭則支子猶可代行伸情爲以一獻之禮如朱子之訓也但已發靷於山下則其勢相碍自當廢之既不得行於祖墓則無問兩山遠近亦不當獨設於考墓如何如何期服未卒哭前行祭不敢備三獻亦栗谷擊蒙要訣中立訓也齋時犯染之說恐不可用於一家尊屬之喪一日齋宿則似可與於忌墓之祭矣

答洪甥

方遭祖母喪宗家廟祀皆廢姪家家廟爲新之節

亦皆停廢耶

葬前凡百禮節皆當廢如何如何

先祖妣三年内先人忌祀以三獻行爲撰諸情禮似爲未安而考諸擊蒙要訣則期大功葬後當祭如平時然則忌祀當以三獻行爲耶要訣又有未葬前時祭可廢之文以此推之葬後行之可知也前頭郄家時祀亦可行之而無停廢之舉耶

今日君輩所遭異於他親之服既是正統則時祭似當停廢如何如何忌祭則期大功葬前亦得以單獻行禮不忍盡廢則葬後之三獻無疑矣

答洪錫

曺兄夏彦亡忌在再明雖是妹喪葬前欲依擊蒙要訣行祭條略設行祭矣一客來言雖奴僕之喪在於門內不得行祭況子女乎云云考諸疑禮問解終不得可據幸望指敎

客言是也且以情理言之此時設祭幽明當不安廢之似宜如何如何問解固有門內之喪雖臣僕不得祭之語豈考之未詳耶本是古禮語也

花昌君所後兒年纔六歲而花昌死以此兒名傍題於神主而以兄弟他姪攝行祀事否或傍題姑

闕之耶本家切欲仍質於姪禀達

既已告　君則傍題不可闕揔行於禮有之惟當議

而行之

答洪錫 丙寅

諸議皆以爲日熱如此今日襲後仍爲小斂爲便

未知如何

於禮爲過如何如何惟在觀勢未知有難言之患耶

答洪錫

新破土發引同日也午後若到山所則告先塋祀

后土可以同行而兩勢如此行喪遲速不可預料

欲於發靷前而期下去先行告先塋未知如何
發出之後已告廟耶抑未也宜及朝祖之前宗子并
舉祔葬之意告之為當告先塋禮書無見出處而今
既祔葬則不可不告事勢有相妨者前期告之未知
其不可也
告先塋一節備要無之告辭或以數句語製用耶
或於他書有之耶
既已告廟則只作數句語告之仍及始役之意似當
曾聞此一節五禮儀有之云耳
曾見外家發靷有小器盛以祭物入於靈車之內

而他家則無此矣考見備要無之未知出於古禮耶今欲行之敢此稟問

奠物略設於靈車者非出於禮書吾輩遭親喪發靷時同春宋先生以為初喪朝夕設奠乃所以安神發靷時靈車中亦不可不略設云故從之此一節雖無見出處合於古禮之本意矣

或云告先塋時雖以酒果行禮而至於祠后土祭物不可不豐備云未知禮意果如此耶歷重欲一例行之未知如何

祠后土用殷奠於禮無之 雖在量處

今十五日乃聘母忌辰也朔夕祭奠象生時以素
饌行三日耶抑或只行於祭日耶
以退溪之論見之卒哭以前則似當一如生時也
家廟朔望參禮以初喪廢閣而薦新一節亦可廢
耶然則新物用於朝夕祭奠似或不安耶
生死異道几筵之用新物有何不安家廟薦新亦似
無碍
遺衣服盛以箱子長置於交椅上否祭時或置交
椅上夕奠後置之靈寢上如魂帛例否
上款當如此下款似不當

發靷時以果物置靈車則反哭時何以爲之耶

葬後撤朝夕奠此亦當撤矣

手巾梳貼類中不可久傳於後者在松楸虞祭後

欲爲焚理淨潔之處而前頭遷葬時一如初葬後

具鏡奩之屬皆陳於殯所則姑爲留置以待否

留貯以待永窆時復陳以立然於其中必有難於久

貯者亦宜先爲焚毁

自出柩至葬將十餘日食監在鄕備用其勢末由

朝夕奠則欲闕之凡祀事以脯醢爲主未知闕之

無妨否

吾家食醢未備則代以醋菜矣未知如何也

玄纁市買得之甚難欲用草綠或藍未知無妨否

丈八尺以何尺用之

玄之代以青綠出於事勢之不得不爾矣何尺用何尺禮無現出處曾用周尺則所見太埋沒似當用布帛尺而力不能辦則造禮器尺借用似可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先祖考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慶州鎭兵馬節
制使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府君行狀
先考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巡察使府君行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先祖高麗戶部員外郎贈撿校尚書左僕射府君行狀

閔氏之著於東國今且六百餘年其先盖出黃驪縣而莫詳本始之所自或曰自中國來實贊侯之胄有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書奉御生世衡贈撿校太子少保行監察御史御史生公此其譜牒所叙也或曰自奉御至公爲四五世而譜失其傳按譜公初名懋後改以懿官至戶部員外郎贈撿

核尙書左僕射考之墓題亦然第其生卒年日與夫
行誼歷官則譜所不載墓亦無記遠而莫徵豈非今
日後孫之所深慨恨者哉然其久而可徵者亦存焉
公之子令謨膺異蒙相明宗孫右散騎常侍湜太保
門下侍郎平章事公珪曾孫部將仁徹秘書少監命
中郎將仁傑侍郎康鈞侍郎迪鈞判大府事仁鈞閤
門祗候良鈞司諫光鈞玄孫大將軍敎知樞密事瓛
衛尉卿暉大將軍淳密直副使大光員外郎後大將
軍珏太子詹事基內庫副令昌裕翰林學士昉吏部
侍郎滉閤門祗候備皆以文學才略顯而令謨選公

珹仁鉤光鉤滉爲尤著俱載史傳其後裔益蕃衍塁其顯者則五代孫萱賛成事淸都僉議政丞右文館大提學光啓侍郎宗儒賛成事六代孫祥正賛成事頤判密直司事七代孫珣尚書玹都評議事璿判圖判書瑾府院君安富典理判書軒侍郎思平賛成事愉大提學忭驪興君渙樞密副使八代孫安命汝翼安仁由誼公生中立中理德生壽生慶生智生繼生霽亮開軾皆爲大官而霽僃至左議政寔生 聖女配我 太宗大王化家爲國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遂陞其鄕黃驪縣爲都護府命修族譜藏于官於此可

見公積德毓慶之所發也吏曹參議校持平和持平道中樞副使大生判書義生府尹謙監察御史解府尹若孫司諫渫開城府副留守審言驪江君無咎驪城君無疾驪原君無恤驪山君無悔參判不貪參判安修九代孫也輔德順孫檢閱悟掌令孝權同知敦寧孝悅知敦寧恭吏曹參議謹執義沖源大司憲騫校理奎十代孫也司諫壽福正言壽謙觀察使碩府院君孝曾觀察使師騫校理友曾大司憲暉兵馬使惲兵馬使僩判決事貞吏曹正郎粹正言懷賢十一代孫也承旨愿觀察使壽千執義壽元參判永肩參

議孝孫左尹祥安與籍龜孫十二代孫也觀察使起
文提學崇承旨荃左贊成齊仁舍人德鳳掌令純承
旨世良十三代孫也驪興君中男右議政夢龍左贊
成馨男牧使定命驪川尉子芳持平麓右議政箕郡
守思容叅判濬承旨善十四代孫也獻納汝老都正
有慶長興庫令汝健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慶
十五代孫也判書聖徵兵馬使應騫同知中樞伏龍
副摠管昌胤驪陽君仁伯同知中樞仁佶同知中樞
仁佺水軍使𤢖府尹機其子江原道觀察使光勳與
其再從弟兵馬使棣驪陽之族子水軍使璿乃十六

七代孫也東國之閔無他族皆祖於公其家風尚儒
素下焉而不達者亦多謹飭之士拙翁崔瀣所謂世
以文雅致位高顯者蓋一時之所公誦云爾麗朝選
名族可與婚姻者四姓閔爲之甲其外孫尤衆不可
盡記求其所自豈非源深而流長者耶益可驗公之
厚德餘庥至今未泯也公墓在海西平山府水月山
下斗城里世遠失其處崇禎甲戌春有因其墓題而
得之者孫馨男聖徵等相與謀令十七代孫爲本道
兵馬使者震益爲之封植改立新碣後二十年十七
代孫牧使晋亮持平光熽十八代孫府尹周冕持平

著重觀察使維重等又相與更謀立碑垂示永久將
以請文于議政府右贊成尤齋宋先生先生亦公之
外裔也咸謂鼎重不可以無狀汝其記之鼎重拜受
宗人之命仍竊伏念公之宗嫡久而世絶今之存者
皆公支派而不幸長老相繼零替吾先人江原道觀
察使府君景長於十七代諸孫嘗以是事爲己任而
未及就吾兄弟三人又於十八代諸孫中早蒙世蔭
獲霑祿位其敢不自力爲宗人倡自惟末裔後孫蒙
學寡聞無以闡發潛德謹就譜牒畧述世系子姓以
備採擇追遠感愴可勝言哉崇禎乙巳七月日十八

代孫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咸興府尹鼎重再拜謹狀

五代祖考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
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府君行狀

公諱齊仁字希中姓閔氏其先出自黃驪縣或曰自
中國來有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
書東國之閔皆本於奉御奉御生監察御史贈檢校
太子少保世衡少保生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
僕射懿僕射生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

師文景公令謨文景生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判兵部事定懿公公珪定懿生判大府事三司使翰
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左諭德仁鈞諭
德生尚書吏部侍郎滉侍郎生重大匡僉議贊成事
判選部事忠順公宗儒忠順生密直司事進賢館大
提學知春秋館事文順公頔文順生檢校參贊大提
學倫世以文學仁義爲世名臣具載史傳雜出地志
今皆可考檢校參贊生典農少尹贈兵曹參判諱眘
生於公爲五代祖高祖諱誠言入 本朝舉賢良爲
協律郎當議謚執正不撓得謚者勲臣遂得罪 太

貶流寬後爲開城府副留守　光廟受禪以公爲世
名賢召以刑曹參判不赴徑歸豆城鄉里今通津縣以終
壽九十餘曾祖諱沖源擢遺逸爲司憲府執義祖諱
龢與佔畢齋諸賢遊有能詩名爲吏曹正郎同元叔
康等遭史禍將刑　睿宗親鞫公以直對□上曰直
哉予在書筵時知龢之爲人命免死編配濟州後放
還復官奉常寺僉正考諱龜孫師寓寒暄金先生與
安應世諸公游一時儕輩推其端雅無累工於詩語
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爲成均館典籍妣曰彥陽金氏
順安縣令諱效震之女及公貴推恩三世贈執義公

吏曹參判僉正公吏曹判書典籍公議政府左贊成公以弘治癸丑（皇明孝宗皇帝六年 朝成宗大王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生正德癸酉（武宗皇帝八年 中宗大王八年）中進士庚辰登文科歷事 中仁明三朝踐歷華顯遂躋崇班爲一世所倚重者首尾三十年嗚呼公之世今已遠矣屢經兵燹家乘散逸其平日言行事業旣不可詳而又其世間是非之眞久益異辭雜亂沉沒無可得以明者念我先君於公爲四代孫而實惟宗嫡大爲是懼嘗命不肖子鼎重曰我先祖懿德實行爲範於世不幸中遭禍變掩抑不白百年之後公論已定今不闡明記

述具著名蹟建石琢辭表于神道俾來者得有所考
則非所以揚前烈而飭彝昧將何顏入家廟異日亦
何以見吾祖於地下汝其勉之鼎重奉承勉戒極力
蒐聚盡取其出於野史稗記前人文集與夫一二家
藏所傳錄者而又以族老鄉耆之所傳說參互證質
旣數歲而略成端緒然猶官歷次第內外遷除則闕
而莫詳遽罹愍凶先君棄諸孤鼎重奉諱以來思追
先志間嘗繙閱先王父遺籍乃於故紙中得我高祖
考手筆一本盖錄公官職終始者也爲之披繹感涕
念吾先爲其親用其心者若是其至而吾祖之緘封

襲藏之有所待則亦可以見其有望於後也久矣獨
恨其所錄者特提其槩而日事時功俱不著焉則亦
不得爲完篇也茲就諸族取其信而有徵者次輯成
文嗚呼藐爾後孫生晩識陋記聞不該蒐求萬一於
散亂殘缺之餘其何以卒有明也謹按高祖考手錄
公以辛巳選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陞副正字正字
遷藝文館檢閱嘉靖壬午世宗皇帝元年陞承政院注書坐事
謫光州是歲丁賛成公憂丙戌藝文館待敎陞奉敎
丁亥陞成均館典籍戊子兵曹佐郎吏曹佐郎己丑
弘文館修撰知製 敎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刑曹

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庚寅承
文院校理吏曹正郎壬辰承文院校檢兵曹正郎通
禮院奉禮司憲府掌令遭彈謫爲成均館直講禮賓
寺正典設司守家傳公之爲吏曹正郎日沈貞子思
遜介其父有所擅弄公不直視思遜嗾銓官左遷公
典設守盖以呼公爲閔守則與公王父判書公姓名
同音故以此辱之也疑中彈亦出思遜又按湖堂賜
暇公名亦在其中而今不知被選在何年癸巳成均
館司成侍講院弼善司宰監正軍資監正出爲義州
牧使陞通政階丙申廣州牧使丁酉工曹參議戶曹

叅議戊戌弘文館副提學司諫院大司諫又爲副提
學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左副承旨遷吏曹叅議己亥
陞嘉善階爲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世傳 中廟御
瑞葱臺命諸臣賦詩較射時公以吏曹叅議試兩藝
皆居第一 上嘉歎有是命今其詩在文集中辛丑
入爲僉知中樞府事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左尹出
爲平安道觀察使癸卯入爲同知中樞府事司憲府
大司憲甲辰同知中樞府事刑曹叅判按蘇齋盧公守愼
日記 中廟朝選擇朝臣有文學者撰定行狀大提
學成公世昌左叅賛權公橃吏曹判書申公光漢刑

曹參判閔公齊仁吏曹參議洪公春卿副提學宋公世珩膺是選後再選洪公暹李公潤慶等增至十一人郎廳應教李公滉檢詳林公亨秀等十六人分隸諸公而余隸於閔參判云兩司劾請謚使宋璘非其人且請別選以公代之使還又爲刑曹參判乙巳仁宗大王元年陞資憲階爲大司憲戶曹判書兼同知春秋館事以入侍忠順堂例錄衛社功還兵曹判書丙午明宗大王元年還吏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封驪原君丁未遞爲知中樞府事陞崇政階爲議政府右賛成兼判義禁府事尋又陞崇祿階

爲左贊成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戊申史官安名世以
直書時事被刑權奸議改名世史記公建言安名世
史筆不可改權奸論公益於治道仰救不已又以名
世庇護逆賊之由筆爲不可改公然發言鼓動邪議
入聽惑亂士林趨附削勳奪爵公即歸八州儒城之
鄕里己酉七月十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七稗野史
中宗元妃曰章敬后尹氏是生 仁宗繼妃曰文
定后尹氏是生 明宗 章敬之弟任 文定之兄
元老弟元衡也任及元老等互相傾軋積怨日深遣
言交搆恐動宮掖任曰 母后必傾東宮指仁宗元老

曰東宮將加害於大君指明宗元衡曰任謀危 國母兇言悖說無所不至時謂之大小尹及 中廟上賓 仁廟纔陟 明宗以冲年嗣位 文定 大妃雖同聽政大臣六卿三司論元老從前造言離間之罪請遠竄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力主其論強執不已而任時爲刑曹判書 大妃雖勉施付處之律而元衡等益恨灌仁淑助任而攻己旣元衡憑依肺腑擅國用事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等表裏和附此三人亦嘗有私怨於灌等必欲中之以禍日夜搆捏惑亂 內聽於是 大妃下密旨于元衡通於兩司長

官除去濯等而林百齡許磁分囑臺諫大司憲閔齊
仁大司諫金光準與兩司諸官會于中學欲劾濯等
議不一而罷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
李彥忱獻納白仁傑持平金磼閔起文正言金鸞祥
柳希春等遂自劾曰尹任等三人雖有可論之事此
非其時又動於浮言而論之則適足以陷奸計而增
士禍臣等之見如此莫重之事不即論啓不職甚矣
閔齊仁金光準亦引避院相李彥迪等並請出仕即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也二十二日李芑許磁鄭順朋
林百齡等詣　闕啓曰有急事請召大臣及兩司長

官一大妃與　上出御忠順堂引芑等及大臣六卿
入對芑等請論尹任等三臣罪必欲以撓動　國母
爲任罪案入侍諸臣同辭救解　大妃命竄任罷仁
淑遷灌　命下白獻納仁傑來見公曰今日事不可
不爭願與公同事公曰君言正吾意也但老母在不
敢決耳二十三日獻納白仁傑獨啓曰事雖微細猶
當光明正大使國人皆知之今者尹任等事當議于
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
而後　命召卿相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
之者大失事體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知

某人以某事被罪而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差而無罪名亦非國家典法之常也元衡以至親私受密旨相通於宰相請推考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之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此事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閔齊仁亦以爲然遂不論此則可矣聞密旨之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稍如矣執義宋希奎等徒煩辭避未免逡巡請並遞差大妃答曰禍迫 宗社不得已有密旨而與朝廷議定也當與朝廷更議處之公見白公之啓稱數日仁

傑之言識確論也終不以介己介意也此語亦出許溪巖先生所辯白錄贇行狀是日更命往安置仁淑及翟並竄二十四日命遞兩司長官罷亞長以下官下獻納白仁傑于獄二十八日鄭順朋又上疏請加任等謀危 宗社之罪 大妃與 上又出御思賢堂召領中樞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權撥右贊成李彥迪刑曹判書丁玉亨左參贊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曹判書林百齡漢城判尹尹思翼禮曹判書尹溉戶曹判書閔齊仁大司諫羅世纘都承旨宋麒壽假注書柳景深記事官安名世入對 大妃以順朋疏示語

守今議任等罪彥迪珦並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之
德爲言唯磁及百齡陽救陰擠 大妃遂賜三臣等
死且致之族按家藏傳錄安公名世史草曰是 敎
之下李彥迪丁玉亨尹漑閔齊仁羅世纘坐五六人
顔色慘然餘盡喧笑無異平日或有得色云又曰知
經筵事閔齊仁啓曰近來災變甚多臣嘗竊念思其
應災之道一不知何爲而感天也定之難誅戮之後人心
無不危懼士氣亦摧折須知此意安定人心培養士
氣且今日爲治之急務也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而
治化成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而治化出培養之方

國非一二年間所可爲卽位之初當先以此爲念予
任等之罪雖不得不用法而人心危懼者如蟄物畏
雷霆之威閭閻儒生等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危懼若
此此乃傷和致災之處也安定人心必以忠厚爲本
人雖有罪犯必須寬恕思所以慰安人心以爲和平
之本則不久而人心當安定兹非今日之急務乎又
曰人情莫不欲壽故至有事佛以禱之者非徒小民
所處居崇高之位者亦莫不然所謂享壽之道無他
以仁倫忠信爲脩身治國之本則自有眉壽無疆諸
福荐臻之慶矣時大妃爲上所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辭故以此激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

豈必罪人而後定人心哉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
定也 宗社無彊之休也經席之上發此言唯閔齊
仁一人而已盒自三臣死後誣獄連起羅織日甚公
力不能救楚然憂傷每對人言曰無辜而被戮者多
變異之作良以此也吾嘗欲不顧一身而惟老母在
耳又嘗作詩送人 送仁甫觀察嶺南今不知爲誰 曰人事日千緖紛
然相是非忘身唯母在許國與心違已被當時誤應
貽後世譏含懷爲誰語嘿嘿送君歸盒公嘗以不能
爭之於始爲終身之悔此其述懷之作也旣而史官
妄名世以直書乙巳以後時事就刑及其議改名世

所記史事公乃力言於朝曰安名世史筆不可毁時
權奸當國威福自專人莫敢異而公在朝獨持清議
一時士望蔚然向之於是諸奸駭怒謀欲害公按家
藏傳錄當時史草曰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李芑
右贊成沈連源左參贊任權右參贊金光準吏曹判
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府事崔演禮曹判書李蓂工曹
判書宋世珩等會于賓廳辟入密議草啓封署以入
曰亂逆之罪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雖枝附葉從
者固宜痛繩以律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
自除逆之後每爲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弊

於國家第以勲臣之故只禁抑其論而已至于今日尚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灾變不止年運不登且以安名世所書史記爲不可改士林之趨嚮者皆以此論爲是因作邪謀紛紜不靖至於處侍從之列者不畏國法有伸救逆賊之説兆瀡人心士習日趨於不正此爲根柢所關非輕當此之時不可不明辨好惡是非請罷其職以定人心 一大妃與 上出御思政殿即命仁鏡等入對 大妃教曰所啓之事至爲駭愕方今 主上幼冲予以寡德當國凡國家之事專恃朝廷大臣矣豈料爲國勲臣者及爲如是之

罪論哉自古不道之君枉殺無辜如廢朝燕山君極矣而歲多豐登　中宗之歲治尚寬仁而凶歉相仍至于去年遘此大飢是豈罪逆類之所致乎當此之時爲勳臣者固當盡心竭力與同休戚以鎭國勢以定人心而反爲如是之論使是非混淆豈不痛心安名世所書褒揚逆賊之辭所關甚大尋常史筆不可傳誤況如此大關之事乎其不可改之言尤不知何意也此人常於經席惓惓以仁政爲言意謂導君之道當如是也豈料其意之有所在歟仁鏡曰定罪大逆雖不明白宜無異論曩者逆賊之事千古所無其爲

凶謀非一朝一夕始謀於　潛邸之時終謀於　即
位之初其爲凶逆非一發矣閔齊仁性本執拗常於
逆類定罪之事疑其過重人心因此而一誤則國事
將誤臣等知其如是而不可不　啓故共議以　啓
其罪則不止於罷而以勳臣之故斟酌末減矣憲曰
近來人心士習之誤有由然矣自趙光祖誤其一時
之人心雖不學者如爲詭激之論則便皆授職故迷
劣之人見其如是皆以爲立身之道舉在是耳及其
見敗之後猶以其事爲是至于丁酉其習復作　仁
宗大王好善而此等人自謂可以得志於是詭激之

言大成不解一字而自以爲 國家大事我可當之
仁廟昇遐不逞之徒不悼享年之不永唯恨所欲之
不成遂懷憤心以恐時事閔齋仁常好己卯之事故
推重於士林彼發一言人輒誇張視其誇張不知自
止至於發言曰念及時事仰屋長嘆者累矣常欲不
顧一身而惟以老母在耳且聞鍾樓掛榜多書口不
可道之言人心之惡莫甚於此時臣等不能安寢自
上須知此意務鎭人心 大妃曰歷名書事不勝駭
愕人心强暴一至此乎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而
立乎逆賊不當罪而罪乎位尙微[illegible]其所以長歎者

何意耶連源曰閔齊仁自是所見故其所立議多有誤向近者之事光明正大無一毫可疑而人心不靖多有雜言至於掛榜街路者亦有之未知其由也亞夫異議人猶惑之況位高之人衆所具瞻者乎元衡曰閔齊仁性本慈祥故凡於定罪每欲從輕儕輩指爲慈悲僧頃者定罪之事每以爲過重朋伴戒其誤而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不回自是己見不信人言演曰寛仁人主之美德然不可施之於亂賊之人也閔齊仁之勸行仁政總論君德則可矣若施諸亂賊則大有誤矣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指爲忠厚其

流之弊至於是非不明好惡相易世珩曰名世以史官而褒揚逆賊尹潔以侍從而稱賛名世黨逆之罪甚於逆賊士林之間連有此事寧不駭愕閔齊仁自以博覧多識人莫我如自是所見言論多誤是日入侍諸臣同辭共斥必欲加以重律而憲薇光準則尤欲推究掛榜之事以造禍端 大妃遂允罷職之請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浚獻納李致正言閔麓沈守慶等合司啓之曰自乙巳年定罪之後凶逆之狀昭著無疑而人心尚且不靖邪論久而不

止爲勳臣者所當明辨逆順以鎭人心扶持國勢與同休戚前左贊成閔齊仁在勳臣之列據崇班之上乘於追罪逆賊之時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爲人乃天之赤子而多殺赤子豈無天怒乎災變不止年運不登皆由於此云黨逆者亦可視以赤子而不之罪乎且以妄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爲不可改公然發議使人心不定爲在其爲勳臣乎其鼓動邪議眩惑人聽之罪決不可只罷其職請削奪勳爵遠竄閔齊仁爲士林所推仰須曰李芑被駁罷相皆望以齊仁代之宰相之意與士林不同竟不果至是被罪人皆稽

之又接野史曰閔齊仁以伸救士類得罪謫居公州衣食不能自給吏曹判書許磁聞之以其弟齊英除唐津縣監蓋為齊仁有所賴也奸黨齮之遂嗾大司憲陳復昌司諫李無疆等舉此劾磁公既歸鄉里日以泉石觴詠為樂登臯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其愛君憂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嘗作歌一闋有時自唱遣懷其辭多用諺音不可書傳而蓋托意於瀟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篇盡掃蔽日浮雲而時事日變終恐不可得云公沒十餘年元兇伏辜公議稍稍復振及我 宣祖大王即位大明黜陟追罪當時讒孽

之臣盡雪諸臣受枉之冤旣　命宣諭中外且還所削官爵以直之旹公秩居崇祿以曾授一階由勳而得併勳已削故今復崇政階官號如舊公天資仁厚容儀秀美溫然其色儼然其表秉心以正出言以和見之者無不愛慕聽之者無不悅服氣槩豪邁膂力絶人善歌詠能射御旁通雜藝無不精該然亦謙恭自晦世無知之者幼時先賛成公命題作文文成奬之曰汝文不凡終成大手宜自勉公遂閉帷讀書者幾十年其刻志勤苦如此嘗作白馬江賦一時膾炙譚者以為近世文人所不及華使求見東國名作以

是篇與之讀而歎曰當與古騷並抗也性愛山水年十七八遍遊楓岳香爐俗離方丈諸名山窮探極觀詩詠成軸文章曰富公涵濡庭訓儒雅自飭常慕趙靜庵諸賢激仰感奮逮公筮仕己卯之禍已作矣人皆怵禍以爲戒公獨誠心尊信至老不衰奸宄搆罪之辭有曰閔某常慕己卯之人故見重於士類公之文集序亦云樂善愛士常慕己卯諸賢一時華流咸推爲偉人皆記實也其居家有至行旣喪贅成公倫奉大夫人者二十八年樂志忠養如一日焉仗節西北皆奉板輿盛陳娛樂之具以致其歡與弟齊英友

愛篤至慈其有疾為尊別墅便其調息又買田宅以
立產業至今其後裔頼以為生而公之子孫則兼立
錐之地孤寒遠族嫁娶不能以時者皆割俸以資之
常曰奴僕亦人爾不可待之太薄戒子弟不得輒加
罵詈當使令則皆呼名而不用這廝等語嘗奉使
天朝子弟有侍行者一日呼人太遽公止之曰吾受
命以行自渭發郡縣之長莫不来迎候伺動止慎勿
恣意肆氣以增吾過也常所飲食未嘗遺其餘曰當
食宜先量吾飢飽而為之常食之餘吾口所污不可
使人食若棄之則殄天物也世傳公在關西施恵最

父一路士民愛戴如父母作歌謠以頌德至今村巷之間多傳其遺曲又傳公至誠待人存心愛物見人飢寒困窮必極力救濟藹然有惻怛之意世皆慕公之德以至寘愚下賤莫不聞風感服以故乞子輩時公出入累累爲群環匝軺車公必携而俱各賑其飢每遇荒歲朝廷必擧公督賑公之督賑也日必晨起赴衙親嘗糜粥察其稀稠汚潔任使者亦皆承意致謹所生活不可勝記一日公於道傍見曳尸兩足微動知其有生氣命從者舁致救護終得甦活公在清州辦廬愛立巖奇秀因以自號在京第亦愛寒泉遶

勝結一小構日夕逍遙以自娛泉在西郭盤松坊其
自守澹泊家居靜穆若布衣寒士平生好讀書沈潛
經史未嘗少倦晩喜語孟每於公退輒開卷玩繹或
至夜分其爲文渾厚平整不事浮艶之態亦不鉤棘
章句以自爲高務盡事情而自然中律李容齋荇於
文少許可獨深許公如鄭士龍雲卿蘇世讓彦謙亦
推公爲不可及在兩館日久事大文字多出公手乙
巳王行人之來代申駱峯光漢爲遠接使以病不果
行公之所述作屢經兵亂散失殆盡有立巖集六篇
行于世始公歿葬于懷德縣北三政洞先壠之次後

遷于楊州平丘驛西北七里鳴牛里酉坐卯向之原
其配曰貞敬夫人固城李氏麗朝名相嵒之後右議
政諱原四代孫也祖諱陽郡守考諱昫縣令壽[illegible]
以孝從君子無違德又以善幹家事見稱親黨後公
五年而卒壽六十一祔公墓之左有男四人曰思容
曰思寬曰思安曰思宣側室子二人曰思寀曰思宣
思容生員任爲文川郡守生八男三女男曰汝健長
興庫令曰汝俊贈戶曹正郎曰汝信文科兵曹正郎
曰汝偲曰汝任魁進士登文科官至工曹參判曰汝
僉文科官至府使階嘉善曰汝佶曰汝佑女三人士

人尹起莘慶遊縣監李宜兒其婿也汝健無子以弟
汝俊第二子機爲後文科官至慶州府尹以淸節聞
於世一女弘文館應教蔡慶先機生一男曰光勳文
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二女禁府都事尹昌遠大司
憲趙錫胤光勳生三男曰著重生員壯元典設司別
檢曰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參議曰維重文科弘文館
校理三女弘文館應教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
普衍著重之男曰鎭夏曰鎭周餘幼鼎重之男曰鎭
長維重有一男幼汝俊生三男曰構進士次即府尹
公也曰根教官一女參奉權輿構無子以光尹爲後

進士司贍寺直長生五男曰毅重曰誠重曰明重曰爾重曰最重三女士人韓世範注書李夏士人李萬宣汝信無子以根爲後生五男曰光煋監察曰光尹曰光熵曰光燧曰光烒二女士人金得升縣監洪宇紀光煋生三男曰衡重曰華重曰台重一女學諭田馥汝偲無子以楷爲後楷生一男曰光煎三女士人金瓚鄭塾韓振溟汝任生二男曰析進士社稷署令曰樿二女士人鄭幼清叅奉李榮光析生四男曰光爀別提曰光恒曰光爚曰光煊一女士人宋奎淵光爀生三男曰致重曰就重曰泰重三女士人金鼎泰

宋國憲洪蓋致重有二子幼光瑜生一男曰來重二女士人崔𢷾柳南極光爗生三男曰寅重餘幼二女士人朴元慶次幼稈無子以光延爲後生五男曰自重曰震重曰彥重曰輔重曰蓋重二女士人李壽長崔後昌次幼汝儉生三男曰秤曰楙曰桓二女府使鄭弘任縣監南斗華秤生三男曰光晨曰光暹曰光昊一女士人慶寔光晨一女士人權親光暹生五男曰厚重曰安重餘幼四女士人李世馨餘幼光昊生五男曰元重曰慶重餘幼孜佶生一男曰稛無子以光獮爲後文科持平生二男曰顯重曰處重三女進

士李德齡士人朴來胄沈思冲顯重生二男曰鎭維
曰鎭紀汝佑無子以桓爲後生員禁府都事生一男
曰光昊一女縣監沈光泗光昊生四男曰德重行重
徽重餘幼思寬奉事生一男曰汝雲縣令一女吏曹
叅議陳寔汝雲生三男曰格曰楫曰檻武科宣傳官
楫生一男曰光烱一女郡守李濂檻生一男曰光燁
一女士人權鎬思安縣令生一男曰汝慶文科兵曹
叅判二女士人李矗趙琮汝慶生四男曰植部將曰
榥曰櫓曰梂武科以嶺南節度使赴丙子亂死南漢
城下三女同知朴顔賢兵曹佐郎柳昌文士人李迨

植生一男曰光熾稽生一男曰光燁祿生一男曰光
烈主簿二女正郎李會源府使睦林奇光烈生三男
曰宗重曰相重曰榮重二女士人申埈許鏶思宣監
察生三男曰汝忠僉知曰汝恕祭奉曰汝愚汝忠生
二男曰綱縣監曰控四女主簿具希慶經歷下有憲
士人朴好成縣監李時白綱生六男曰光燦曰光煐
武科曰光炫曰光焜察訪曰光燧曰光煥一女士人
梁應湞光燦生一女士人李煥然光煐生二男曰義
重曰禮重一女縣監鄭慶演義重生一男曰鎮鑾光
焜生三男曰世重曰益重曰胤重光燧無子以益重

爲後光瓔生一男二女皆幼汝恕生二女洗馬尹璣
士人柳汝慄妾子曰標無子取汝忠妾子標之子光
老爲後生五男曰以重餘幼汝憲生二男曰栝武科
曰栢栝一女士人韓應旭栢生五男曰光璃曰光瑨
曰光瑚曰光琰曰光煜二女士人尹承緒趙胤豪恩
蒙羽林衛生二男曰汝虎負勇力有氣節壬辰之亂
扈駕西行累衝賊陣斬獲甚多卒死於敵 宣廟嘉
之 特贈兵曹叅判曰汝良一女萬戶崔世寧汝良
生一男曰挮一女同知安孝達挮生一男曰光誠光
誠生三男曰鳴世餘幼公之後今五六世而益蕃衍

尚能遵守家訓不敢違悖世之稱淸白謹厚者必曰閔氏亦可見公之有所遺於子孫也其外孫爲尤衆不可遽記舉今顯于朝者則承政院右承旨蔡忠元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蔡裕後長興庫令汝健之孫及曾孫也司諫院大司諫李尚眞工曹參判汝詿之孫也嗚呼公以文學德望遭逢　三聖內贊帷幄外典藩維其輔理文猷勤宣之勞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者豈可一二數哉良史之記石室之藏必詳必謹而顧今歲月既久記籍無徵其居家行誼立朝事蹟皆將泯泯然無傳焉則其爲後孫之慨恨爲如何

我准幸乙巳一事家有傳錄略具本末當禍之初起也公之不能顯言力爭者徒以老母在耳若其本心之隱痛憤惋不能自抑者終至於衘口而發倡言於朝冒觸危機擯斥困厄以之殞身而無所悔尤則公之心事於是乎可見矣安公名世其時史官之以直筆取禍者而特書公當日事甚詳尹仁鏡諸奸方與元兇締結搆禍排擠異己而其所列舉論請彰成罪案者實公惓惓於平日寧甘獲罪而不避者則公之終始亦不患於無所考矣謹按公之德業名位法當立碑顯刻以詔來世而況我先人所以遺付勉戒之

君又如彼孫露餘生嬛嬛哼哀衛仰今昔追遠感慕
懼無以承訓述志慰吾親泉下之望用敢再就舊錄
粗加整齊謹以告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哀憐而
採擇焉崇禎辛丑三月日五代孫鼎重涕泣謹狀

曾祖考奉列大夫行長興庫令贈嘉善大夫兵
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府君行狀

公諱汝健字強伯姓閔氏其先黃驪縣人有曰稱道
仕高麗為尚衣奉御始顯於世稱道生世衡世衡生
懿懿生令謨令謨生公珪公珪生仁鈞仁鈞生混混
生宗儒宗儒生頔頔生愉俱以名臣著于麗史愉生

智生智生生審言入 國朝舉賢良為開城府副留守及 光廟受禪棄官去終身不復仕審言生沖源擢遺逸為司憲府執義沖源生粹與佔畢齋諸賢游有能詩名仕為吏曹正郎遭史禍編配濟州後放還復官奉常寺僉正於公為高祖曾祖諱龜孫游金寒暄門為士林所推仕為成均館典籍祖諱壽仁左贊成有文學名當世以論安名世史筆不可改得罪 垂簾坐黜以卒實 明廟初年也考諱思容文川郡守贈議政府左參贊妣廣州李氏貞夫人繼妣光州金氏貞夫人公李氏出而郡守諱緯即其外王

癸也以嘉靖戊戌二月十四日生未成童而失李夫
人既冠金夫人亦卒公克承家政上奉祭養公甘旨
無闕供下撫七弟三妹嫁娶皆以時其居憂率諸弟
廬墓下終三年初授叅奉不就旋由部將陞軍器寺
主簿歷德山縣監長興庫令復出宰新寧縣萬曆乙
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八歸葬于楊
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酉坐之原從先兆也配晋州
姜氏議政府右議政士尚之女溫良慈惠助相君子
保養諸幼旣小叔小姑皆長事之如母每拜堂作兒
時乳哺之戲以娛之公歿無嗣夫人以公遺意取公

母弟贈户曹正郎諱汝俊第二子攜爲後以奉宗祀
實我祖考慶州府尹公也登文科歷職内外夫人固
在食其祿辛亥從往安岳郡任以其年十月十日卒
于郡舍壽七十二祔公墓之左而同封焉後以府尹
公貴贈公兵曹參判夫人貞夫人有一女適弘文館
應教蔡慶先府尹公娶判官洪翼賢女生一男二女
男爲我先君曰光勲文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女適
都事尹昌遠大司憲趙錫胤先君三男三女男蓍重
生員壯元典設司別檢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參議維
重文科弘文館校理女適執義李延年進士洪[illegible]

士人鄭晉衍蘇應教四男三女男忠衍進士忠晉縣
監忠元文科承政院右承旨忠立縣監女適進士李
瀅監役許脩刑曹參議洪瑱忠衍二男一女男裕後
文科壯元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振後縣監女適
持平禹重晦忠晉三男一女忠元三男二女忠立二
男二女內外孫支甚蕃衍嗚呼公之墓久未有表記
余勿時先祖考嘗俾家資爲千金掛之壁上曰吾爾
父藏在一隴吾將以此買石而識其墓家素貧有時
不舉火至典衣鬻食終不用此金也其爲其先者可
謂誠且切矣而累出外郡仍遭喪亂竟不克成其志

及我先君紹承遺意求工伐石搆之墓前且有年矣
後以石理不堅又欲易之而未及就不幸至於大故
不肖諸子煢煢嘶哀顧吾祖吾父旣不可得見則思
其平日之所欲爲者而追成之以慰其泉壤之望亦
人子罔極之至情也用敢略叙世系官歷敬以請銘
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哀而爵惠焉辛丑二月
日曾孫鼎重泣謹狀

曾叔祖考贈通善郎戶曹正郎府君行狀

公姓閔諱汝俊字英伯其先黃驪縣人自高麗尚衣
奉御稱道三世而至文景公令謨相明宗自文景來

連六世且卿且相爲世名臣列于史傳而判大府事
仁鈞忠順公宗儒文順公暉檢校參贊倫爲尤著入
國朝曰審言爲松都留守及 光廟受禪棄官
去終身不復仕曰沖源擢遺逸爲司憲府執義曰粹
吏曹正郎有能詩名曰龜孫成均館典籍游金寒暄
門爲士林所推於公爲王大父典籍生諱齊仁議政
府左贊成以文學名當世贊成生文川郡守諱思容
是爲皇考後贈議政府左參贊妣曰貞夫人黃州李
氏郡守諱緯之女以嘉靖己亥十月九日生公天資
仁厚溫良事親孝處兄弟友嘗爲舉子業不就以世

蔭補彰信校尉晚歸湖右居閑處靜日以書史勉子
弟公少治經甚熟旣老鄕里後生有來問者輒應口
誦無遺居鄕恂恂有識長者風於人無貴賤皆得其
歡心配完山李氏孝寧大君補之後忠義衛諱崇
女也性仁淑聰明幼時聞人讀西征賦即成誦及歸
理家有法度遭母憂過毁不起時叅贊公在疾久公
恐其聞喪震驚故秘之出而治喪入則侍藥不以戚
見於容人以爲難夫人之卒在萬曆乙亥三月三日
年三十三公卒在乙亥五月十八日壽六十一合葬
于揚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酉坐之原從先兆也公

之在湖右有鴻山賊夢鶴之變時去大難未久饑饉
洊仍民心思亂賊發倉積以誘民鄉里恐蠢爭赴賊
公諭禁之不得從而拘執之拘執之不得遂與里中
有識者募集義兵以鎭衆心且將往討會賊平朝廷
嘉之錄公從勳卒贈通善郎戶曹正郎男三人長彝
進士有文學早夭次機以公命奉伯父長興庫令諱
汝健後擢文科官至慶州府尹次根屢擧不第女一
人適參奉權與側室子三人女二人根無嗣從子光
尹主其祀機有男一人光勳文科壯元江原道觀察
使女二人適都事尹昌遠大司憲趙錫胤光勳三男

著重生員莊元典設司別檢鼎重文科莊元禮曹參
議緯重文科弘文館校理三女適執義李延年進士
洪葛衛士人鄭普衍根有五男光煋監察光尹直長
光𤓰文科持平光燧光斌女二人適上人金得升縣
監洪宇紀光煋三男衛重華重台重一女適學諭白
鎭光尹五男毅重誠重餘幼三女適士人韓世範注
書李夏士人李萬晉光𤓰二男顯重處重三女適進
士李德齡士人朴来胄餘幼光燧二女光斌一男並
幼内外曾玄甚蕃公之仲子府尹府君寔我祖考嘗
謀顯刻未及就逮我先君紹承遺意建石表墓且有

年矣後以石理不堅欲易之石既具而先君奄忽棄
世不肖諸子無以續終天之痛思欲追成兩世未成
之志以仰攀慕罔極之情用敢略叙梗槩敬以請銘
於立言之君子伏惟哀憐幸賜焉辛丑二月日從曾
孫鼎重齋泣謹狀

先祖考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慶州鎭兵馬節
制使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府君行狀

公諱櫟字子善姓閔氏黃驪縣人其先有諱稱道仕

高麗爲尚衣奉御始顯于世奉御生監察御史贈檢
校太子少保世衡少保生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
左僕射懿僕射生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
太師文景公令謨齊胥果夢相明宗文景生門下平章
事修文殿太學士判兵部事定懿公公珪定懿生判
大府事三司使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入
子左諭德仁鈞篤學好禮至老誦習不輟論德生尚
書吏部侍郎滉侍郎生重大匡僉議贊成事判選部
事忠順公宗儒性莊重不妄交游明識典故優於吏
幹逮忠肅王入元賊臣權漢功等爲書數王罪將上

之中書省圖廢立逼百官署名衆莫敢異公獨罵曰
吾雖老不爲若賣忠順坐祭直司事進賢館大提學
知春秋館事文順公頙幼有異質忠烈王聞其名召
見目爲國仙旣貴好賢愛士自文景來比六世世爲
名臣其詳具載麗史本傳文順生檢校叅贊大提學
惝當恭愍朝見辛旽擅亂與周學士顒退居童城
幹遯曰以詩酒自娛嘗有詩曰秋來秋去興無窮香
稻肥魚處處同皤腹尾甁盛白酒南村翁對北村翁
蓋公在南而周在北也鄉人因號爲周閔村大提學
生與農少尹贈兵曹叅判智生叅判生審言入　國

朝擧賢良爲松都留守及 世祖受魯山禪召公刑
曹參判爲公有時望也公不赴徑歸童城舊居以終
壽九十餘留守生冲源以遺逸爲司憲府執義執義
生奉常寺僉正撰藝文館應教粹與佔畢齋諸賢游
有能詩名後贈吏曹判書於公爲五代祖高祖考諱
龜孫師事寒暄金先生與安應世諸公爲道義交一
時儕輩推其端雅無累語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爲成
均館典籍贈議政府左贊成妣曰彦陽金氏貞敬夫
人曾祖考諱壽仁議政府左贊成以文學德望顯
中宗世及 文定垂簾建言安名 世史筆不可改坐

叔逆被黜以終號立巖有詩文六卷行于世妣曰固
城李氏貞敬夫人祖考諱思容文川郡守贈議政府
左參賛妣曰廣州李氏貞夫人繼光州金氏貞夫人
考諱汝俊贈戶曹正郎妣曰完山李氏恭人忠義衛
諱敬宗之女孝寧大君補之後也以隆慶二年戊辰
（穆宗皇帝二年 朝鮮宣祖大王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公家世雅
以文學行義相傳正郎公又醇厚謹飭有識長者風
李恭人聰明仁恵德性和順其內外之敎甚備而公
天姿異凡孝友絶倫自幼不戲嬉不妄言不煩父兄
之詔責而卓然已有出人之行矣八歲李恭人有疾

晝夜不離側矢溲之器身自滌濯又爲之嘗糞驗其甘苦差劇疾革急出戶索刀婢媼怪之曰兒不知母病急否此時索刀何爲俄而割一指以血進左右觀者莫不咨嗟泣下及遭喪哀毁執禮如成人旣冠出爲伯父長興庫令諱汝健之後始庫令公無嗣擇諸子可爲後者意屬公夫人姜氏左議政士尙之女以公見于議政公時姜氏貴盛羣從僚服玩相誇戲公獨閉目坐一隅不動夫人疑其性鈍議政公曰汝可子之此兒器量不凡他日必有所立及庫令公卒夫人遂取以爲嗣自始學篤志勤業凡然端坐不以寒

暑少懈衣袴當坐處皆穿輒數日一易尤熟於經史無不淹貫而如文選等製作之書亦讀過數百遍嘗曰俗士不勤學業而徼幸科名吾所恥也刻意專習者十餘年至萬曆丁酉神宗皇帝二十五年始一赴而中第時年三十賫銭 宣祖大王三十年也選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己亥丁正郎公憂辛丑陞副正字壬寅陞著作博士兼奉常寺直長甲辰陞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刑曹佐郎乙巳刑曹佐郎兵曹佐郎又爲刑曹佐郎丙午陞刑曹正郎又爲工曹佐郎正郎丁未三和縣令庚戌刑曹正郎辛亥安岳郡

守丁姜夫人憂癸丑服闋甲寅爲工曹正郎淳昌郡
守戊午自淳棄歸檢察使沈公悅辟爲從事已未陞
通政階時光海方興土木公曾爲伐木敬差官故用
賞例也出爲扶安縣監秩滿以治最仍任癸亥熹宗皇帝
天啓三年仁祖大王擧義反正革舊布新以濟州久爲
盜臣梁護所剝割遣使斬護以武臣柳舜懋代之廷
議以爲濟新經毒痛宜特選文吏以撫之銓曹奏言
朝臣中清白無出閔某右者雖未勵前任解由請破
格差遣 上從之公上疏辭謝請削所有昏朝資級
上乃命改授盖異數也公代賊虐之餘一以寬仁莅

之化行民信法明吏戢賦入有經費用有節帑藏充
溢露積於外罷工匠之役于官者嚴海舶往來之法
黜屬邑違令之吏盡革貪賄之風官府肅靖一島晏
如在官七月以疾解歸片舸飄然裝橐如洗時人謂
公有吳隱之之操甲子爲原州牧使觀察使上其治
行 特賜表裏一襲以褒之會鍾城倅缺銓曹難其
人移公授之廷臣有言數年之内兩置閑散於南北
絶塞督勞可念 上曰予意固然命改之旋拜兵曹
參知丙寅爲長湍府使會 上謁章陵以公不忍專
朔命下理邑民守闕請借 上曰閔某之清白善治

予久已嘉之今欲宥罪還任以為褒勸政院其議之都承旨洪瑞鳳等議曰閔栻之一生清白到處善治非特一州人私言實搢紳間所共知而 聖明固已下燭矣伏覩 聖教其為民宥罪礪世褒善之意至矣盡矣事係破格惟在 睿裁 上乃命以公還之丁卯扗虜猝犯邊疆 上移蹕江都朝廷以長湍當賊衝遣武臣代之公邑 駕行朝賊退 廟議以春川府使職無防禦實掌江原一路兵馬宜擇遣有計慮者僉曰無踰於閔栻遂以屬公戊辰崇禎皇帝元年仁祖大王六年為掌隷院判決事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左副已

已沈公悅判度支擧公於朝願與同事遂除戶曹參議庚午判決事同副承旨轉右承旨出爲延安府使壬申右承旨出爲襄陽府使癸酉判決事甲戌富平府使尋棄歸居歲餘又出爲慶州府尹實崇禎丙子春也是冬北虜再搶時事大變公自此無意於世矣丁丑夏罷歸公自騎一馬夫人不具輿駕家衆步從邑人聚觀相歎爭持馬護之出境僦居興原江村儀移驪江己卯春還京第秋移堤川庚辰移黃澗辛巳春自黃又移于醴泉盖取近太白山爲避地計也及冬有微疾不平者數旬十二月十五日朝起命酒一

大杯餓又進食及午告終壽七十四嗚呼痛哉公資質渾厚莊重容儀長大魁偉望之儼然可知其為厚德長者謹嚴拘畏堅忍凝定居無惰慢動遵繩墨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喜怒不形聲色不遽不與人交游過從不與世俯仰求合杜門守靜終日無營非看書寫字則輒合眼危坐家人亦不知公之何所為也破屋頹垣柴扉傴倒蕭然若山居野店而絕無車馬之喧潛德含晦畀讓自牧訥焉若不能語退焉若不勝衣怡然以終其身為世亦無真知公者矣然其與公從事者則莫不

心服曰德固不可望而才又不可及也其於接物誠
實忠厚充積有餘而敬以出之使人可親而不可狎
雖薄夫狂生見公則皆瞿然自失斂然自縮不敢肆
氣放言於公座之側素寡默口不言人長短時政得
失聽之而不和叩之而不應其教子孫亦未嘗不諄
諄於出好興戎之戒在醴之日鄉人十餘輩來謁坐
間有以時事慷慨揚言者公默然良久曰田家會坐
合徵農談一座警服退而相告曰當用斯語揭壁爲
戒平生淡泊無所嗜欲服用無一長物人有問公累
爲州郡顧不得爲此耶曰官事倥傯自未暇爾家屢

空飯粥隨其有無嘗手題私籍曰聽天所爲切勿營圖小智過慮只令人困此盖公之素志而欲令子孫知戒也其於貨財玩好視之若浼家人不敢以布帛等物入于室婦女不敢衣錦繡珠玉居官計日受俸嚴内外不通交易一切饋獻不登於門不以一毫非義取人亦不以一毫非義與人常曰爲官長而先行不義其如胥輩視其面何哉以故家人子弟不敢以官下物爲請與恒言語亦不敢舉一得字於公之側然其言行渾然不見圭角絕無過激近名之舉惟畏人之或知也城西有七世先廬毁于壬辰兵燹公欲

重建鳩材以至則有人已耕種其址公曰不可損人
食爲之停工待秋閭里咸歎之有副提學宋應洵者
嘗弘文新錄來見公慇懃諷令見館中諸員欲爲
之汲引公不應後應洵舉公名於館中四座無知公
面者乃歎曰吾實不知閔某無心於進取若是也先
海朝建議東萊府交接海蠻無管互市守臣多以貪
墨敗宜擇遣清白吏初舉公之叔父參判公汝任先
海曰汝任雖云廉吏醒日無多不可遣卽復以公應
言注入不下己而持平成夏衍由內批得之公之父
子俱以清白著聞一日之內並名選首事雖不行人

皆艷稱自是每選州鎭方面之重公名輒登薦目秉
權者寢不用 仁祖初政公議交奬屢遷清顯而公
輒力求外補無意於榮官也爲承旨從 上幸太學
禮先聖畢親試取士及拆號公之子觀察使府君居
第一入侍諸公皆傳呼爲榮公不色喜是夕當院直
又不讓於他僚人服公之量其治邑謹勤練密纖巨
必親當事務爲平實詳盡不以决遣快健爲能又能
剸煩制劇不自暇逸朝起未衙先勘關牒會計夜入
宴息秉燭手錄管內兵民城池坊里倉庫與夫官中
條式日下策應及他領役立限招提拘禁問對等比

作爲私識以備遺忘曰不如此無以曉習官事而通
一邑之情也又取訟案考覈情僞草作判語待朝行
下非有疾病未或一日廢也嘗曰爲邑最不可減損
舊俸古人旣酌量一邑之力應費之數定爲規制流
行已久世之所謂能吏或有以裁損取譽於民者殊
不知人之豐約各異今吾雖節用有羸代我後者豈
可槩以一例哉一損之後百弊旁生郡邑凋殘民亦
從而受其害矣其所至一遵舊制未嘗有所增損自
奉簡薄汰省冗費庫儲日充公私俱足時出羨餘蠲
補民役凡所規畫常爲久遠之圖而不爲一時赫赫

之名歷典十一邑終始如一以故去久而民益思及
聞公卒爭致米布以助喪公之子孫有過其境則待
之如親戚焉世之尚論者以爲人之所操苟非得於
天而安於性者縱能脩飭於一時鮮不至於隨俗而
變化若公者當昏朝濁亂之日舉世貪黷不相非恥
而獨自卓立於衆汚之中凜乎氷冽而蘖苦雖以其
時無厭之輩亦知敬服而不敢侮逮遇 聖代首被
褒擢而聲名益顯於世使人知苦節貞操之必可式
豈所謂得天安性而不以世道汚隆而與之變遷者
耶夫人洪氏南陽人高麗太師悅之後高祖諱興爲

司憲府大司憲以淸名直道顯於我 成宗朝曾祖
諱士脩蕆謹自守 中宗朝薦入賢良科不赴卒官
司贍寺正祖諱靜敦寧府僉正考諱翼與賢水運判官
有文行不肯仕所與游多知名士妣曰驪興閔氏宣
敎郎諱瀛之女也夫人生於隆慶五年辛未八月十
八日自幼孝勤誠順善承親意判官公甚愛之常曰
吾家孝女年十九歸于公奉皇姑姜夫人能盡誠養
親戚稱其善事喪亂以來家業蕩失夫人能收拾緖
餘以復舊業祠享之禮宗族之會躬自爲具豐廣蠲
潔不煩公之間而致諸黨之歡性又仁而嚴慈而有

制道事理善料度遏事不拘滯於牽連之私甚惡苟
緣岸屈干請乞假之事子孫有過呵責不少貸訓養
必以法度遏家衆甚有恩意常戒子孫曰僮僕代我
勞者分雖賤而情可矜汝輩宜恤念飢寒愼勿輕施
笞撻至於當食則尤不可喚起而輟哺也聞人有患
難若在己見人窮困必盡心濟活內外諸族均加顧
恤無間親疎居家怡然不以貧窶爲意有餽遺必禀
于家長而未嘗私自受也從公之郡邑則內治尤嚴
約家衆不得通私交納私謁所受只月俸而已他不
以一物求於外人之稱公治績者并擧夫人之德長

滿之民至及於借公之章聞者韙之公歿後夫人在
堂十四年子婿皆位於朝備盡其榮養又長育兒孫
見其聯科並仕享有其祿世之稱選壽厚福者必曰
某夫人某夫人尤以膝下四壯元爲稀世事蓋觀察
府君及女婿趙大憲孫鼎重皆爲文科壯元而孫著
重魁司馬故也觀察府君三祭從勳用 恩例累贈
公議政府領議政夫人加封爲貞敬以乙未九月二
十二日卒壽八十五是夏夫人往趙婿家初秋又往
長女家先已有疾沉綿者數月至是疾甚曰吾將不
起吾其歸終于吾家子女諸孫皆悶其病請俟少間

夫人不聽强起促還于家不卄日而屬纊于家之正
寢人謂夫人得正終之義始公之喪卜葬于堤川縣
遠西倉北十里遇慶里負子之原乃以夫人祔其左
而同封焉子男二人長觀察使府君諱光勳寔我先
君次生六歲不育女二人長婿義禁府都事尹昌遠
次婿司憲府大司憲兼兩館大提學趙錫胤孫男三
人著重典設司別檢鼎重禮曹參議維重弘文館校
理女三人適執義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普衍
尹都事無子趙大憲五女適佐郎宋光栻進士李藼
士人朴時瑋進士沈濡士人金萬埈曾孫男女內外

並數十餘人而著重之男曰鎮夏鎮周鎮明鼎重之
男曰鎮長維重之男曰鎮厚餘不悉記仍竊惟念鼎
重逮事我祖考祖考之沒鼎重年十四矣尚能記憶
其平日又嘗受先君命疏錄其事蹟蓋將以修潤而
改定之也罪逆不天先君奄棄諸孫煢煢餘生攀追
無及深恐一朝奄然不能遂先君之意而無以爲辭
於地下用敢就加整理繕寫成文謹以告于當世立
言之君子倘得記實顯刻表于神道永垂不朽之傳
則豈惟不肖遺孤之幸抑可以慰吾父泉壤之望伏
惟哀憐而垂聽焉崇禎庚子四月日孫鼎重泣謹

狀

先考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府君行狀

惟閔氏爲東國大姓其先蓋出黃驪縣或曰自中國來有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譜雖書吏國之閥皆本於彦御奉御生世衡監察御史贈檢校太子少保少保生懿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音[illegible]請兩 山推誠里）僕射生令謨雁用興漢相翊宗後致仕以大耋卒謚文景配北郡秉氏文景生公諱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判兵部事謚定懿定懿生

五子皆登第官致月廩以榮之其第三曰仁鈞判大
府事三司使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
大諭德爲學好禮至老誦習不輟門生故吏有造謁
者必正冠束帶與之爲禮如對大賓所與言惟經訓
而已配眞州崔氏諭德生滉尚書吏部侍郎配東州
崔氏侍郎生宗儒重大匡僉議贊成事判選部事柱
莊重美風度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游篤於宗
族公退便杜門謝客灑掃庭堂淨如也及忠肅王留
元未歸賊臣權漢功等惡王謀廢立上書中書省遍
百官署名人莫敢異公獨罵曰吾雖老不爲若賣逆

知之壽八十謚忠順配長沙俞氏忠順生頵齋直司
事進賢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驪興君謚文順勿有
異質風儀秀雅警悟絶人忠烈王聞其名召見目爲
國仙旣貴好賢愛士尤致禮於孤寒晩進配原州元
氏卒葬驪興文順生倫檢校參贊大提學驪興君嘗
恭愍朝見辛旽顓國亂政與周學士士顥退居童城
黔驪通日以詩酒自娛嘗有詩曰秋來秋去興無窮香
稻肥魚處處同蟹腹瓦瓶斟白酒南村翁對北村翁
蓋公在南而周在北也鄉人因號爲周閔村配順興
安氏從葬驪興蓋自泰御以來迄麗祀之世名公巨人

鑑述史書赫然皆可見麗朝選國中名族可與婚姻者以閔（驪興）尹（坡平）李（仁川）崔（鐵原）四姓爲甲忠惠王時以禧妃母鄉陞黃驪爲驪興郡妃乃文順公外孫女也文順之孫左議政霽誕生　聖女配我　太宗大王是爲　元敬王后又陞驪興爲都護府命修閔氏族譜藏于官譜中夫人姓氏及丘墓所在多不載今無可攷檢校參贊生智生典農少尹贈兵曹參判配草溪鄭氏參判生審言舉賢良爲協律郞議功臣鄭熙啓諡執正不撓得罪　太祖後爲開城府副留守及　光廟受魯山禪以公有重望於世徵爲刑曹參判不

就遂歸童城舊居以終壽九十餘配礪山宋氏水原崔氏丹陽張氏兩世皆葬其鄕之位谷里而鄭夫人別葬開城宋夫人別葬儒城（在公州屬縣儒城之虎洞里）崔夫人別葬幸州（高陽屬縣）留守生沖源以遺逸爲司憲府執義配寶城吳氏從葬儒城執義生粹與仁平齋諸賢游有能詩名　睿宗朝以吏曹正郞同元叔康等遭史禍將刑以直對　上曰直哉予在書筵時知其爲人命免死編配濟州後放還復官奉常寺僉正知製敎贈吏曹判書配咸安尹氏判書生龜孫游寒暄金先生門與安應世諸公爲道義交一時儕輩推其爲

雅無累工於詩語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爲成均館典籍贈議政府左贊成配彥陽金氏兩世皆葬懷德(在縣東二十五里三政洞)贊成生齊仁以文學德望顯 中宗朝官至議政府左贊成後值 文定垂簾洩言安名世史筆不可改論以護逆幾不測竟坐黜以卒號立巖有詩文六卷行于世配固城李氏於公爲高祖考妣曾祖考諱思容文川郡守贈議政府左參贊妣廣州李氏繼光州金氏祖考諱汝健長興庫令贈兵曹參判妣晉州姜氏三世皆葬楊州(在平丘驛西北七里鳴牛里)考諱撲參判公母弟贈戶曹正郎諱汝俊之第二子參判公

無嗣取以爲後官至慶州府尹贈議政府領議政居家篤孝立朝廉謹質行純實志節清苦爲當世士大夫所式妣南陽洪氏貞敬夫人高麗太師慇之後敎寧府僉正靜之孫水運判官選賢之女也判官公有文行不肯仕所與游多知名士公諱光勳字彥集以萬曆乙未（皇明神宗皇帝二十三年我 朝宣祖大王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庚戌子時生貌豐色粹嶷然早成見者期其遠大一日外翁判官公如廁折楮枝作籌公在乳保抱中望見而遽止之曰楮所以爲紙不可爲廁中用判官大奇之公少善病父母愛之不欲就外傅學又議政公在外

稍久無暇課督公能自知力學往往私從於人誦讀不輟不縱爲子弟嬉戲事議政公嘗與人書握管數日吾倦甚有子而乃不能代吾勞也夫人曰兒實自習顧翁不知耳盍試之呼前使書以進之議政公甚喜始授經史時年已十七益自奮勵不三年名登解額宗黨皆嘆異之與一從弟俱侍議政公于外郡一夕從弟請公曰郡多名妓吾已有所眄豈兄獨無意於此乎公曰吾與爾俱童子耳正宜飭躬愼行何爲發此言耶因以反復戒責又爲之防抑使不得出入並不以告議政公也從其弟嘗以是語人曰吾兄之

參奉自持發人以德自少時已然年十九娶延原府
院君李公光庭之女延原見而器之曰吾家衆婿閔
郎必貴年二十四中進士故事放榜翌日拜 闕謝
恩時光海政亂賊臣尚國幽閉 母后于西宮人視
西宮爲禍穽無敢徃拜者公獨徃拜之如儀榜中從
公者亦數十人實丙辰歲也天啓癸亥年熹宗皇帝三年仁祖大
王元 仁祖大王舉義反正乙丑授典設司別檢丁
卯陞漢城府參軍崇禎戊辰秋九月 上幸太學謁
先聖親試取士時議政公以承旨在 上前及折號
於名居第一談者以爲稀世之榮何授成均館典籍

己巳遷工曹佐郎禮曹佐郎兵曹佐郎庚午陞兵曹正郎分掌軍布謹出納覈虛僞窒滲漏職修事擧判書李公貫擧其能白 上久任尋遷爲司諫院正言遆爲典籍又爲兵曹正郎者一正言者二辛未三爲正言一爲禮曹正郎再爲持平侍講院弼善三爲宗簿寺正時 元宗追崇之議起公在臺閣執不可又論其所上徽號過隆 上大怒擬命政院問誰爲發此論者諸承旨皆震慴爲公憂之公卽對曰臺官論事必合議而後發今日傳啓者臣也卽有罪臣固當之不可他問 上益怒曰告君何如是不直耶然不

復司發論者諸承旨又相顧歎曰眞臺諫也翌日命黜臺官公止坐通上章請與同罪不報旋再除言官引疾不就時言官論追崇被竄黜者前後相望而惟公終無譴罰又先收用人皆謂當日之對甚得諫官體　上亦嘉其直故也秋度支以田政多漏選公爲敬差官往檢慶尚道癸酉由正言直講宗簿寺正司僕寺正[illegible]爲司憲府掌令甲戌爲成均館司成宗簿寺正乙亥爲掌令直講侍講院輔德弘文館副修撰丙子爲掌令弘文館副校理侍講院弼善時北虜有窺中國心使來書辭悖慢無不至國人皆憤痛以爲

不可納柄臣崔鳴吉等力主和議旣納虜使又遣使
報之公與臺館諸僚函請斥絶以明大義 上久不
從遂解職往覲議政公于鷄林任所俄又以掌令召
公赴朝則和使已去而臺啓尙爭公乃自劾曰朝廷
不用臣等言已遣和使使已去而爭之徒爲虛文耳
遂授 宗廟令實丙子冬十二月也不數日虜騎渡
江 上將幸江都亟命相臣尹昉率官屬奉 廟社
主先行旣出都門則虜鋒已迫西郊旋聞 上蒼黃
入南漢城從臣多不能及公旣至江都見守備踈虞
守將又非人知不可爲日夕憂嘆人或笑公爲迂未

久謀報虜造船還而至公曰事急矣人又笑公爲怯
虜果設大砲於津邊以恐脅我使不得動而乃以兵
渡公即詣堂謂尹相昉曰吾等受命奉 廟社主耳
城守非其職急宜奉 廟社主嬪宮元孫王子浮海
以避倭賊退遲遂入萬全計也有如虜兵盡渡孫城失
守將奈何時姜廣人爲一 昭顯世子嬪其第一子霓
元孫 孝宗大王與其麟坪大君俱以 王子在城中
尹相聞公言嗔曰君有識士夫何輕怯易言以驚動
人爲速去勿復言公退與諸僚言曰此城決不可守
吾言實爲全尹相不我聽禍且及 廟社王族矣吾

豈可不爭乃率諸僚入其庭言益力尹相益怒揮出之公曰事急不可但已復率諸僚入固爭尹相曰速出否者吾且斬汝鎮衆公退謂諸僚曰天也非尹相意也　孝宗大王命擧城士女守埤捍賊而入無持尺寸刃者公乃往武庫問主者戎器盡鈍獘不治火藥已搗者僅滿一小匱云公曰已矣無可爲者宋公國澤與公道遇握手俱至武庫諸僚亦隨至公取火藥置之前以繩爇火置其傍曰此吾輩死所也皆曰諾俄有椎破城西門者公呼曰汝何爲者敢擊破國門椎者曰元孫將出矣望見一人背負一小兒乘馬

當門盖姜庶人聞虜迫城令一老官負元孫逃死也
宋公謂公曰今日吾輩浪死無益從元孫行可乎公
曰君則行矣我有職守捨此何往宋公曰南漢聲息
不通傳聞叵測此城又不保 宗社將淪沒矣 王
家一脉在此豈可付諸一宦而任其死生於奔竄中
鄂公應曰君言亦然矣與其死於此孰若共保元孫
也遂與宋公從往元孫馬羸蹇不能行公與宋公各
以所騎遞載亟走海濱乘船將發公之諸僚皆追至
獨一人後宦者催發公曰急難相棄非義也至喬桐
府是夜有驚元孫乳母因驚以走過數日見獲衆曰

罪可死公曰今日所重在乳哺乃赦之發喬桐又配一島島中人十數輩羣聚持刃若相拒狀衆恐生變至欲以兵擊之公曰不可彼必不知元孫在此也即招之諭以故皆涕泣聽命持酒食以餉夜又率其羣来衛士大夫避竄者聞元孫所在皆来赴公又與衆議曰在行者多不可無統領俾謀畫出一也衆以朴公東善年老秩高共推爲將是時慶尚全羅黃海三道舟師列泊海中觀望逗留不受江都節制及聞江都失守而元孫將向湖西黃海監司李培元等欲藉元孫爲重以免後咎乃擁護行諸公多貨令奉元孫以

亲誅之以禍福語有不可測者未幾南漢圍解 上還都郎丁丑春正月二十九日也公直走京自就理請伏不死職之罪 上先已有命勿問以護全元孫 殿下特加通政階旋除戶曹參議相臣崔鳴吉言不問閔某失職之罪反加階以寵賞之後世必以殿下爲輕 宗廟而重元孫也 上用其言還收居月餘上曰近日銓注何無閔某姓名銓臣對以新有相臣之劾不敢爾 上曰閔某有功而無罪宜收用如故公自經變亂無意於世初授掌樂院正不就繼以司憲府掌令執義召入謝引罪自劾又以司諫院

司諫召不赴。奉議政公寓居驪州躬課耕種疾病飢寒有人所不堪者亦不以爲意也時士大夫多退處鄕里崔相方以和虜自功擅執國柄知士論不與乃言于上曰國事至此士大夫自矜名節不樂仕宦宜且收用向時置廢之人責令自效　上曰予今不幸遭變其誰與我宜如卿請崔相乃引南以恭爲吏曹判書盡用得罪公論廢棄不齒者布置內外以爲助又假善辭擯士類於惡地以困之金郊驛在海西孔道凋弊最甚每虜使來輒見侵辱遂託以蘇殘請遣曾經兩司亞長者始授金公慶餘不赴論以厭避編

配本驛戊寅復以授公聞命卽赴數月以親老辭歸己卯復爲執義宗簿正皆以疾辭求外遂得星州爲治以寬白持以嚴制頑吏恤窮民在州三年一境以安有盜刼貨傷人捕得十數輩監司欲置之死公曰盜不殺人法不至死盡免之時朝廷調兵以應虜請卒有李士龍者被調慨憤形於色辭不受犒設行資公知其將欲有爲也獎之曰眞義士也加待以送之士龍至虜軍連發虛砲爲虜所覺竟死猶不從竟見殺立大節於中國公爲之功奠致祭撫恤其家䌷衣使者奏公淸白慈祥爲一道最 上特賜表裏一襲

以褒之辛巳議政公作宰醴泉扡公亦棄官歸侍耕山釣水樂以忘貧日與鄉老隣翁設濁醪野蔬以爲歡是冬議政公捐館舍卜葬于堤川縣遠西倉北十里遇慶里奉大夫人廬其下憂毀成疾背發大疽幾殆者兩歲甲申服闋授尚衣院正改弘文館校理又引前罪以辭 上不許不得已拜命又辭而遆遆而復授者再上章乞養出爲南原府使府號難治人言非猛莫制公笑曰誠信待民尚恐難化有意爲猛豈能服人到府一以寬莅之吏民皆懷亦無敢作橫者賊臣金自點爲相奉使赴北據例求索列邑人皆望

風輸貨公獨以紙扇數種投之自點怒曰是慢我也
責令益其數公更以紙扇如干添之自點益忿恚終
不受及湖西有變上變者言賊黨連結兩湖中外震
驚自點言於朝堂曰南原倅閔某性寬緩必不任捕
賊宜改之諸公不應乃止丙戌秋以校理召還丁亥
又以校理遷司諫叅鞫姜廢人母自點主其獄會諸
官議刑公曰姜母以故相之妻封號未改不與他等
不宜輕加刑訊宜先鞫辭連者有左驗然後乃可自
點大聲曰司諫欲緩獄以縱逆耶宜具奏請旨意欲
陷之不測李公時白諸人力止之自點復罵曰司諫

亦動於外議耶何不斥言於外曰此獄惎相專主之
耶又爲執義司僕正副校理戊子爲承文院判校侍
講院輔德己丑 上冊封今 上殿下爲 王世孫
銓部選可爲奉禮者注入 上命改擇遂以授公禮
訖推慶恩加通政階及 孝宗嗣位爲養求外爲安
邊府使節用省費斥其羨設義倉條爲久遠之規民
甚惠之壬辰任滿入爲承政院同副承旨時正言李
萬雄等論劾尹善道忤 上意嚴旨屢下公在院直
啓陳人主喜怒不宜失中 上益怒公欲再啓同僚
以夜深爲難公曰君有過擧近臣不可不力爭遂啓

之語益勤切　上怒稍解嘗於朝班與善道並坐善
道問寒暄致殷勤公終不應或言其已甚公曰尹不
言人也不可與之言適爲兵曹叅議叅議管內例有
別徵布雖多盡歸私費公命悉入正庫以助經費省
中吏嘖嘖言前所未見也癸巳出爲江原道觀察使
申飭列邑修明軍政捐出營儲助民蠲役訓局廣設
屯田於峽邑募集流民公狀陳其爲弊之端與難行
之勢甚悉時相怒以爲格沮反加勘責是歲五月江
陵府有降霜之異　上命道臣往詢府中寃獄有無
公奏言前監司柳慶昌先已具狀　上聞惟朝廷早

賜處分而已今無可更詢者竟以不往江陵坐罷甲
午叙拜同副承旨兵曹參知乙未爲右副承旨左副
承旨右承旨兵曹參議秋丁大夫人憂丁酉服闋爲
兵曹參議戊戌爲工曹參議己亥春請暇省墓親知
多以衰病止之公曰吾固老且病若年益老病益痼
即將不復見父母之藏矣强自行及還疾果大作數
旬而安遂解職家居五月四日猝聞 孝宗大王昇
遐蒼皇赴 闕哭泣盡哀既成服而出憂憊不能食
忽一日血從鼻眼出無數家人驚遑公曰死生命也
當安而俟之已而血止自是氣常不平至七月六日

腫發項左數日寢劇十七日戌時終于居第之廳事壽六十五嗚呼痛哉尚忍言哉公姿稟粹然無雜渾然無餙溫良仁愛和易恬淡謙恭退遜廉潔畏愼未嘗有計較利害徼名營進之念亦未嘗有一毫傷人害物之心發乎言者一於忠實見乎行者一於謹厚雖有所不中未嘗文之以僞也少有苟且嫌惡不慊於心者則若針刺在身亦不能須刻安焉性又沉默寡言笑不論人長短不喜交遊不好燕樂不近聲色不問家産有無坐無氈席傍無侍御几案間無一長物杜門終日環堵蕭然其於世利紛華蓋泊如也世

之聞公之風者皆曰仁厚長者莫不誠心愛慕禮貌尊敬如舊游親交素相狎者亦皆呼之以官而不以字焉時俗好議論動以色目相加至於公不敢有所指名其孝友篤至平居左右侍奉其色怡愉屢爲養乞郡甘旨之外必盡所以樂其心者大夫人壽八十餘尚康寧長姊老寡又無血胤公迎致于家事之如母有所得無少多必分之嘗愛妹壻樂靜趙公名錫瀷字潤之樂靜之爲人有事必相咨議趙公亦深敬之情意洽然兩得有時把酒論說娓娓不相厭也嘗謂諸子曰汝輩作人宜師法趙胤之趙公既沒恤念其寡妹亦

知婦焉居家御衆恩意周遍雖有過失專務掩覆內外雍和自無間言其教子自幼不得戲游傲放既冠不得妄與人交既仕戒以當官盡責公在外日嘗以書戒諸子曰吾家自立巖先祖以來出身者無幾又皆困於泥塗先君有隱德而世無知之者數十年在外畢竟官位不滿於德至于今日余之前後忝竊已踰涯分汝之兄弟大小決科亦及於慈親在堂之日數年之間驟躋清顯此實祖先積德餘慶之所及而亦世間稀有之事人皆爲華而余則甚以爲懼自古盛滿之家鮮不以驕肆侈大致敗吾家本甚清貧

服飲食之奉雖欲侈奢固不可得至於名位則可以知戒蓋好官美職不可久居以妨賢路特身處心必主謙退抑遜待人接物必務樂易和平令人人見之者皆曰某人家風忠厚云爾則豈非好語乎況我先人恭謹自守口不言人過失此則汝等之所親見汝等念之戒之又曰世俗不知禮讓專尚驕傲甚至年長以倍之人視若等輩吾所甚惡閱世已久屈指儕輩中以驕得名者無一人享壽享福尤可戒也汝須揚念凡長我數年者必致恭敬雖親交昵友亦勿戲笑嘲弄自損威儀吏胥賤流亦皆待之以誠信至於

臨大事決是非惟當斷之以義又曰勿爲矯激之言勿爲朋比之論勿問彼此惟取善人勿分親疎惟許正論則可以行世而得令名矣丙申維重爲臺官觸
上怒黜爲鏡城判官卽日發遣公與之別曰遠黜不足念惟愼疾無貽吾憂也戊戌鼎重擢授東萊府使萊接海徼公又以書戒曰吾性不喜玩具汝所知也勿以殊方一物累我也且爲官者自持廉白方可御下而服其心其他平日訓誨子孫者無一不出於謙謹忠厚之意諸子不肖雖無以奉承訓戒觀于此可以知吾父教子之有法亦可以知其志意之所存也

其於族黨內外疏戚視之如一恤其貧窮濟其急難
聞其死雖遠不御酒肉至於相識亦然凡得時節饋
遺為之均分常籍其鄉里名字以備遺忘比屬疾猶
自手分節扇遍及鄉族或有計先而扇後者皆執扇
以泣曰吾病將不復見此物矣其當官不擇夷險為
趣舍惟其所遇務盡吾心而已不為赫赫近名之事
平生不喜榮宦晩益無意焉有除輒辭日以勸課兒
孫為事閒出郊莊與隣里童冠賞花釣魚優游自樂
水部職閑皆謂便於老人而公曰雖閑猶不如無又
告病而免然其一念常惓惓於　朝廷每聞政令得

失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能及 山陵未
定論議紛爭聽然憂歎疾病猶問 山陵已下否其
接人恂恂和悅一出於誠意未嘗有所薄厚也然於
不善者則亦未嘗假以辭色樂善好禮見當世德人
賢士必愛而敬之有非毁者則必痛疾之曰己不能
爲善又忌爲善之人獨何心哉冠昏喪祭皆用古禮
嘗命製深衣而未成病革顧諸子曰可速成婦妹來
問疾但曰苦苦親友至輒引入相接語言酬酢無異
平日不以一言及身後事正坐恬然而逝嗚呼痛哉
尚忍言哉自公始有疾親族之省視者交於門甚

也親戚相守不去者十數人既終也哭泣相弔皆
盡哀焉訃聞上震悼賻如儀命禮官祭之以文曰惟
靈家傳清白世篤忠純稟資寬裕秉心謹醇飭躬礪
行懷瑾握瑜遂擢魁科有致亨達無慕無營孰疾其
驅纔能躋脊令聞彌尊易冠司直玉署舍香遷銀
臺復泣西銓左右俱宜不懈不徑三典雄州厥有治
績受節觀風于彼濊貊歸視其家破垣徒壁兩朝出
入三十年餘豈無夷險一節如初惟神所勞宜爾福
祿教忠承乎父子緋玉奚止家榮有責邦國謂宜長
年保其寬榮云胡一朝遽聞不淑善人共亡予實悼

惜追悼舊夢替陳菲薄庶幾有知聽此侑告知製教
李慶徽行也貞夫人李氏先公六年而卒男五人曰
有功十歲夭曰次功三歲不育曰著重生員壯元與
設司別檢曰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叅議曰維重文科
弘文館校理女四人長許嫁未行而歿次適司憲府
執義李延年次適進士洪萬衡次適士人鄭普衍著
重娶府使洪霍女生三男曰鎭夏鎭周次幼二女亦
幼鼎重初娶洗馬申昇女生一女再娶承旨洪處尹
女生一男曰鎭長維重初娶判書李景曾女再娶判
書宋浚吉女生一男一女並幼李延年一男一女女適叅奉

辭後相洪爲衡二男鄭普衍一女一男並幼始先
之喪卜葬于扶安旣治壙有水患乃改窆於木川及
公卒又擇龜於忠州江北天登山下大陽之洞考峙
之左負癸之原距堤川議政公墓三十里而近遵公
平日欲近先墓之意乃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己
酉奉柩窆焉遷夫人墓同日合封之旣畢事不肖子
等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我先公居家之行立朝
之蹟皆偉然可傳而不肖等愚陋無文不足以形容
其德美敢略述梗槩如右謹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
子鏡辭于石顯示無窮思以免夫不明不仁之罪嗚

号痛哉尚忍言哉先妣貞夫人有懿德至行自有狀
今不附入於此云爾崇禎庚子四月日不肖孫着重
鼎重維重等泣血謹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峰老 御